回民糾夥同毆三人以上執持兇器擬軍如係徒手擬徒十人以上即無兇器亦擬軍

刑部題會看得定陶縣回民張四聽從沙振方謀毆趙君用至中途扎死葛有先一案據護山東巡撫國泰疏稱緣張四係荷澤縣回民與已死葛有先素不認識張四向與定陶縣回民沙振方交好乾隆四十一年春間沙振方與伊表弟荷澤縣民常耀各出資本夥販小雞生理三月間常耀將小雞一担賒與同縣人趙君用議定大錢一千八百文約至秋後償還

沙振方並未面同經手嗣于六月十九日沙振方自
向趙君用索討雞錢趙君用以雞隻係常耀𢇁給不
應沙姓冒討並指其回蠻不達時務惡言斥辱沙振
方被辱不甘起意糾毆洩忿二十日早沙振方約熟
識之荷澤縣回民張四米貴臣馬三畏馬八沙開印
即沙羅鍋李三李大小李德元沙宗義馬大小馬二
小郭天福等訴知情由浼令帮助張四等俱以回教
被辱應允帮毆均在村前會齊沙振方聲言趙家人
衆須各帶器械防身米貴臣等俱分執鎗刀木扦張

四徒手沙振方腰間插着屠刀復携防夜手鎗并令
伊子沙大小沙二小各帶木杅一同前往沙振方張
四米貴臣沙大小沙二小先行餘俱落後路經葛有
先花地適葛有先在地修花沙振方等圖近即在花
地行走葛有先斥其踹壞棉花上前混罵沙振方分
辯葛有先拾取磚塊向擲沙振方閃避葛有先復彎
身拾磚沙振方同張四米貴臣一齊赶上沙振方用
鎗扎傷葛有先右胳膊側跌倒地仰臥張四隨拾磚
梃其胸膛米貴臣用所帶之鎗扎傷葛有先右腿葛

有先即指回教祖先大肆辱罵并將頭掙起聲言拚
命張四因葛有先罵其回教祖先一時忿恨頓起殺
機隨拔沙振方腰間所插屠刀扎傷葛有先顖門左
葛有先仰臥倒地不能移動張四當將𠜱刀交還沙
振方而逸沙大小沙二小在場並未助毆維時和榮
宗經過同吳世耀房可行先後聞聲上前解勸撞遇
馬三畏馬八沙開印李三李大小佘德元沙宗義馬
大小馬二小郭天福等攔住和榮宗理阻馬三畏疑
其幫護用刀將其頭上毆傷馬八用刀扎其腿上一

下和榮宗害痛欲逃被沙開印赶上用繩拴縛牽拉
復用杆毆傷其左脚面左右臂棄置路旁吳世耀勸
阻之時李三用杆毆傷其右腮頰吳世耀用手支格
李大小用杆又毆傷其左手指李德元復毆其左脚
面一杆而散時房可行赶至聲言不許打架被沙宗
義馬大小馬二小郭天福截住房可行畏懼轉身欲
避沙宗義赶上用刀扎其左後脇一下馬大小等幇
護用籽毆傷其左腿經沙振方喝阻該犯等見致傷
多人心生畏懼不敢往尋趙君用各自逃匿詎葛有

先傷重移時殞命報縣緝獲張四等到案嚴審供認
不諱將張四依律擬斬沙振方依例擬軍從重改發
烏嚕木齊爲奴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故殺者斬
監候又例載兇徒因事忿爭執持刀鎗等項兇器傷
人者發近邊充軍各等語今該撫疏稱回民張四聽
從沙振方糾約爭毆因葛有先等辱罵回教有心將
葛有先扎死應如該撫所題張四合依故殺者斬律
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該犯因沙振方糾約
謀毆趙君用輙敢倚恃人衆逞兇殺死無辜之葛有

先實屬愍不畏法應即入于本年秋審辦理再該撫
疏稱沙振方用鎗扎傷葛有先右臂合依兇徒因事
忿爭執持刀鎗等項兇器傷人例發近邊充軍從重
改發烏嚕木齊為奴等語查該犯係回民輒敢以口
角微嫌糾約十四五人各持刀鎗器械謀毆洩忿行
至中途遇田間修花之葛有先一言肇衅該犯先用
鎗扎以致張四用刀將葛有先立斃其命尤為兇惡
依例擬軍不足蔽辜自應從重僉妻發烏嚕木齊等
處給兵丁為奴面刺外遣二字沙振方事犯在本年

五月初二日

恩詔以前但係料衆謀毆執持兇器傷人改發新疆爲奴之犯應不准其援減該撫又稱米貴臣鎗傷葛有先右腿馬三畏馬八沙開印即沙羅鍋李三李太小李德元沙宗義馬大小馬二小郭天福等各拿刀杆毆扎解勸之和榮宗吳世耀房可行三人現在嚴行飭緝同沙大小沙二小一併務獲查明兇器分别辦理照例核擬另結等語應如該撫所題辦理再查此案回民沙振方等結夥十五人横行無忌現獲者止張

四沙振方二犯其米貴臣等十三人尚未弋獲此等兇惡回民目無法紀傷人事發輙竄匿他處若不嚴緊緝拏此輩恃爲得計日久復萌仍行糾黨爲匪滋事相應請

旨飭令該撫將米貴臣等十三犯責成各屬勒限務獲無使一人漏網庶足以戢暴安良而振刷惡習不得因首從已獲以餘人爲無足輕重致生縱奸長惡之患抑臣等更有請者查回民獷悍性成竊刧爲匪肆無忌憚每遇謀毆之案即糾聚多人執持兇器其强橫

頑狡更甚于常人伏查定例回民結夥三人以上行
竊者不分首從照積匪猾賊例改發充軍至糾衆謀
毆之案則仍照律例定擬夫三人行竊尚有潛踪畏
法之心而糾衆殺人何異白晝橫行之盜乃論罪轉
輕于行竊於情法實未平允今此案回民沙振方謀
毆趙君用洩忿糾約回民張四等至十五人之多各
執刀鎗兇器路過葛有先花地踹壞棉花因葛有先
攔阻張四用刀將無辜之葛有先殺死而馬三畏等
各執刀杆毆扎解勸之和榮宗等三人各帶重傷似

此聚衆逞兇不法已極若不嚴定專條實不足以懲
兇暴而儆刁風臣等公同酌議嗣後遇有回民結夥
三人以上執持兇器毆人之案除致斃人命罪應擬
抵之犯仍照民人定擬外其餘糾夥共毆之案悉照
回民結夥行竊例擬軍如結夥雖在三人以上而俱
徒手爭毆並無執持兇器者應于軍罪上減等擬徒
至結夥在十人以上雖無執持兇器而但毆傷人者
仍照三人以上執持兇器之例定擬如此嚴定科條
庶使回匪皆知畏法斂跡而良善得免荼毒矣是否

允協伏冀

聖鑒恭候

命下時載入例冊遵行所有沙振方案內逸犯米貴臣等

緝獲之日即照新例辦理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

二日奉

旨依議

行營兇毆傷人先插箭隨營示衆被傷人限內
身死即行斬決不死亦發厄魯特爲奴
刑部穆精阿奏據管理牽駝官兵大臣拉旺多爾濟
等奏送馬甲王裕明用斧砍傷馬甲善德一案乾隆
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奉
旨交該部欽此欽遵將人犯交到部奴才當即派委郎中
英善員外郎邱尚文主事楊芳春帶領吏仵親往善
德受傷處所驗得善德頂心偏左連近下有破傷一
處用白布包裹被血粘住因怕風傷未揭未驗難量

分付左手中指背有破傷一處餘處無傷隨訊據薩
德供我係鑲藍旂滿洲查蘭泰佐領下馬甲年三十
九歲由太僕寺衙門派我隨
營拉駱駝王裕明是我們同伴來的平日並不認識因
為當差纔認識的我因王裕明不會當差時常說他
幾句是有的本月二十五日晌午時我在帳房眊睡
不知王裕明何故用斧在我頭上砍了一下把頭砍
破了我疼痛驚醒就跑出帳房外喊叫有同伴人胡
國用過來把王裕明手內斧子奪下把王裕明捆送

章京的我與王裕明並無別的嫌隙是實胡國用供
我係正白旗漢軍李浩佐領下馬甲年四十八歲由
太僕寺衙門派我隨
營拉駱駝本月二十五日到太平庄營盤我與同伴常
福在一帳房裡住歇同伴的王裕明與善德另住一
架帳房內住歇至晌午時不知王裕明怎樣用斧把
善德頭上砍傷那時我見善德跑出帳房喊叫郎忙
過去見王裕明手拿斧子我奪下又叫同伴常福們
把王裕明捆起報明章京把王裕明送部的並不知

道他們爲什麼緣故是實王裕明供我係正白旗漢
軍沈祿佐領下馬甲年四十五歲由太僕寺衙門派
我隨
營拉駱駝我與同伴拉駱駝的馬甲善德素常並不認
識因這次同來當差纔認識的我因初次隨
營不懂得差使因此善德時常在路上欺侮罵我每遇
有費力差使叫我去當二月二十五日晌午時來到
太平庄營盤見善德在帳房睡着我想起他在路上
欺侮罵我我就一時氣忿就取打橛子的斧子乘他

不備在他頭上砍了一下他驚醒用手招架致將手
指劃傷他跑出帳房喊叫就有同伴的胡國明赶來
把我斧子奪下將我綑縛回明章京送部的我實因
他在路上欺我想砍傷出氣並無別的緣故是實各
等語奴才以王裕明乘善德眈睡用斧兒砍顯係故
行殺害復嚴加詰訊據王裕明堅供實因被善德欺
侮一時氣忿砍他一下出氣並無要殺死他的如有
心致死當他跑出帳房時我豈有不赶去再砍的嗎
求詳情等語再三研訊矢口不移隨將善德飭交地

方官醫治養傷在案查保辜律載刃傷人者限三十
日平復等語今王裕明用斧砍傷善德如辜限內身
死王裕明應行擬抵若傷經平復依律擬徒但王裕
明奉派隨
營牽馱不善當差因挾善德斥責微嫌輙敢懷忿于
行營重地用斧砍傷善德頭顱殊屬目無法紀應將王
裕明飭交地方官嚴行監禁依律保辜如善德限內
因傷身死卽將該犯依律擬抵另行奏
聞如善德限內傷經平復王裕明亦未便僅擬杖徒應

從重將王裕明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以示懲儆至
不能約束之該管章京職名業經管理察駝官兵大
臣奏交兵部查議應聽兵部照例辦理為此謹
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奉
旨此案王裕明在行營處所輙敢用斧砍傷善德甚屬不
法該部仍照常律問擬不足以示懲儆王裕明不必
俟善德保辜限滿即交總理行營王大臣先行插箭
隨營示衆如善德限內因傷身死王裕明即于該處
斬決即使善德傷經平復亦應將該犯發往伊犁給

厄魯特爲奴嗣後行營地方遇有此等金刃傷人案件行在刑部及總理行營王大臣俱著照紫禁城內之例辦理欽此

刀傷餘限外十日外六十餘日因傷身死外擬傷罪杖徒部改照擾害良人例發遣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初十日准

刑部咨據廣東巡撫尚　咨稱長樂縣民魏柏松致傷魏連輝限外身死一案緣魏柏松係魏連輝無服族叔乾隆三十六年魏柏松族叔魏鼎元往滇省傭工未回四十六年十月內魏柏松聞知魏鼎元在滇病故並無子嗣欲將魏鼎元遺下土名竹頭荒地一段收回管業又慮無憑據起意捏寫魏鼎元將該處

荒地得價銀一兩賣與伊管業假契一紙收藏箱內嗣魏鼎元姪婦巫氏亦欲將該地查明收回魏柏松卽以魏鼎元賣給之言向巫氏阻止巫氏因魏鼎元並無賣地情事知係魏柏松僞契騙佔用言斥責魏柏松不理而回巫氏不甘卽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往投魏連輝等理處魏連輝同弟魏秀輝前往魏柏松家魏連輝聲言不應占人產業魏柏松詈其多事致相爭鬧魏連輝拔取身佩小刀向砍魏柏松閃側奪刀過手回砍魏連輝左額角魏連輝轉身向外跑走

并出言詈罵魏柏松赶上又用刀砍傷魏連輝左脊膂時有魏清榮經見與魏秀輝赶上喝阻魏柏松隨即跑回魏清榮詢知爭鬭情由令魏秀輝扶掖魏連輝回家稟縣驗明傷痕飭押保辜調治詎魏連輝左脊膂傷口潰爛醫治不效延至四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殞命屍弟投保報縣詣驗塡具圖結覆訊通詳玆據集犯審擬據魏柏松供認前情不諱查律載刃傷人者限三十日又辜限滿日不平復而死者各依律全科註載全科所毆傷之罪雖死亦同傷論又例載

正限後十日外死者止科傷罪各等語今魏柏松于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刀傷魏連輝左脊
膂至四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因傷身死已逾保辜正
限及餘限十日外六十餘日例應止科傷罪查魏柏
松雖係魏連輝無服族叔該犯圖佔魏鼎元遺地輙
因魏連輝向論用刀疊砍以致因傷身死情罪較重
未便照律寛減魏柏松合依刃傷人杖八十徒二年
律仍照粤東兇毆例加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折責
擺站限滿遞籍交保約束魏秀輝魏清榮業經喝阻

均毋庸議與無干人等經縣先行省釋魏鼎元所遺土名竹頭荒地飭令伊姪媳巫氏收回管業僞契塗銷兇刀銷燬屍棺飭屬領埋所有承審遲延職名并接審遲延逾分限未及一月職名相應一倂開報附叅除咨吏部外相應咨達等因前來查例載兇惡棍徒生事行兇擾害良人者發遣等語今魏柏松揑造僞契圖佔魏鼎元遺地經魏連輝理斥輙用刀向砍傷其額角追魏連輝跑避復敢持刀赶上砍傷脊膂實屬兇惡擾害僅擬杖徒不足示懲魏柏松應改依

兇惡棍徒生事行兇擾害發遣例照例改發極邊四
千里充當苦差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到配所折責發
落仍令照例彙　題至議處文職事隸吏部該撫既
咨吏部應聽吏部查議可也

隨人持械鬪毆正兇擬抵外餘人部改照沿江濱海例杖徒不准援　赦

刑部題會看得潮陽縣民薛煥才薛亞魏薛士浩致傷黃阿必林日保蔡克睿身死一案據廣東巡撫孫疏稱緣薛黃兩鄉各有田畝均籍溝頭鄉圳水分日輪灌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輪值薛煥才等鄉內放水灌田是日午後黃阿必蔡克睿林日保因田內缺水各帶鐵鍬鐵刮往空圳水引灌適薛煥才赴田巡見向阻爭鬧黃阿必等各携鐵刮趕打薛

煥才走入田寮拿取防夜鉄刀出敵維時薛煥才族人薛士浩薛亞魏薛煥安薛阿喬并蕭亞複在田工作望見恐薛煥才一人受虧各往田寮執持防夜鉄鎗竹尖趨護黃阿心向薛煥才蕭阿複薛阿喬互毆蕭阿複用竹尖戳傷黃阿心右前肋右膝跑走黃阿心拿鉄鍬追趕戳傷蕭阿複左脚腓脷薛阿喬走至黃阿心背後用竹尖戳傷黃阿心右後肋并右臂黃阿心轉身舉鉄鍬戳傷薛阿喬左膝薛阿喬跑避黃阿心追趕薛煥才攔阻用刀嚇戳致傷黃阿心顖門

右額角倒地林日保與薛煥安薛亞魏相毆薛煥安用竹尖戳傷林日保左手腕薛亞魏用鉄鎗戳傷林日保左腿林日保轉身舉鉄鍬戳傷薛亞魏右乳上薛煥安趨至林日保背後用竹尖戳傷林日保左後肋林日保轉身舉鉄鍬戳傷薛煥安左手背薛煥安跑避林日保追赶薛亞魏走至林日保背後用鎗戳傷林日保右脚腡脷林日保轉身舉鉄鍬向毆薛亞魏用鎗抵戳致傷林日保胸膛倒地蔡克睿與薛士浩對打蔡克睿用鉄刮戳傷薛士浩右肩甲薛士浩

用鉄鍬回戳蔡克睿左右膝并右腿蔡克睿復用鉄
刮戳傷薛士浩左腿轉身跑走薛士浩赶至蔡克睿
背後用鎗戳傷蔡克睿右後肋倒地時有劉景山經
見趨救不及報知黃阿心親屬黃秉縣林日保蔡阿
周赴看黃阿心林日保蔡克睿傷重旋各殞命屍親
投保報縣訊驗通詳屢審薛煥才供認前情不諱研
詰實係衅起一時並無預謀糾約械鬬情事似無遁
飾查蔡克睿係薛士浩一人毆傷致死黃阿心先被
蕭阿複竹尖戳傷右前肋右膝薛阿喬竹尖戳傷右

後肋右臂均係不致命輕傷迨被薛煥才刀傷顖門右額角間行倒地原驗顖門右額角傷至骨損其為薛煥才從下手傷重致死無疑應以薛煥才擬抵林日保被薛煥奎用竹尖戳傷左手腕左後肋均非致命重傷迨被薛亞魏鐮傷右脚脚瞅左腿及致命胸膛傷深透內其為薛亞魏從下手傷重致死無疑應以薛亞魏擬抵將薛煥才薛亞魏薛士浩依律擬絞監候蕭阿複等擬以枷杖等因具　題本部正在會議題覆旋據該撫咨報該犯薛士浩業經保外病故將

疾病監醫治不效于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五日在監

病故等因前來除鎗傷蔡克曆身死應擬絞罪之薛

士浩在監病故不議外薛煥才薛亞魏應如該撫所

題均合依共毆人致死以致命傷為重下手致命傷

重者絞監候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稱蕭阿

稪薛阿喬薛煥安均合餘人律杖一百仍加枷號一

個月各犯事犯到官在乾隆五十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蕭阿稪等枷杖應予寬免等語查例載沿江濱

海有持鎗執棍混行鬬毆傷人之犯杖一百徒三年

等語此案蕭阿稪等與黃阿心等互鬭各用竹尖帮
戳成傷雖正兇業已擬抵該犯罪止餘人但廣東為
濵海之區該犯等倚衆逞兇持械傷人未便如該撫
所題僅照餘人律擬杖致滋寬縱應將蕭阿稪薛阿
喬薛煥安均改依沿江濵海持鎗執棍混行鬭毆傷
人例各杖一百徒三年雖事犯在本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俱不准其援減行令該撫即行定驛發配折責
攏站該撫既稱劉景山救阻不及應毋庸議該處圳
水飭令各鄉照舊輪流引灌毋許混行爭放以杜釁

端等諮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乾隆五十年七月初

十日奉

旨薛煥才薛亞覣俱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

欽此

僧人行兇斃命奉　旨不得輕議寬減

刑部會看得太谷縣僧人悟明扎傷僧人行濟身死一案據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疏稱緣悟明與伊師行達俱在永慶寺披剃乾隆二十五年間行濟之師眞瑀因寺僧衆多將悟明師徒分出本村東㡖廟另居撥給寺產地三十三畝素無嫌怨三十九年二月初八日永慶寺演戲悟明與徒性佛性一至寺看戲悟明旋入廂房與行濟師兄行寛坐談行寛談及寺產不敷衆還地畝悟明不允至相嘗罵行寛卽用拳

向毆悟明閃避順取桌上小刀扎傷行寬額顱左腮腴咽喉左耳根倒地悟明出院欲走行濟聞喊持棍趕至撲毆悟明扎傷行濟頂心性佛趨入勸解行濟疑其幫毆混罵性佛奪獲木棍毆傷行濟左肩甲被行濟將棍格落性佛又拾鐵爐條戳傷行濟右眼胞行濟復彎身拾棍還毆性佛又用力連扎其肩背致傷行濟項頸左咽喉左右倒地性實性一先後赴援性一亦拾小鈇斧用背毆傷性實偏左偏右而散報縣驗傷保辜醫治詎行濟傷處潰爛延至三月十一

日殞命屢審供認不諱查行濟被毆扎各傷惟悟明
所扎咽喉潰爛透內實係致命重傷應以悟明擬抵
悟明除刃傷行寬并違例招徒各輕罪不議外應依
律擬絞監候性佛等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
撫所題悟明合依共毆人致死以致命傷爲重下手
致命傷重者絞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
性佛合依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性一用斧背
毆傷悟實偏左偏右若僅照他物毆人成傷律擬笞
不足蔽辜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俱勒

令還裕悟明産地三十三畝仍歸永慶寺官業并私
自送子拔剃性佛性一之父俱經病故應毋庸議性
佛等杖罪先行發落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再
該撫疏稱悟明於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初八日扎傷
行濟咽喉等處至三月十一日因本傷潰爛身死係
在三十日限外十日之內照例聲明奏請
定奪等語查律載刃傷人限三十日平復又例載鬭毆
傷人辜限內不平復延至限外十日之內果因本傷
身死情眞事實者方擬死罪奏請

定奪各等語今悟明於二月初八日扎傷行濟咽喉延
至三月十一日身死已越三十四日係在辜限外十
日之內因本傷潰爛身死應照例聲明奏請
定奪倘蒙
聖恩准其減等臣部行文該撫將悟明杖一百流三千里
仍照例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收領以爲營葬
之資等因乾隆四十年四月十四日奉
旨三法司核覆僧人悟明扎傷僧人行濟身死一案因在
保辜限外照例減等杖流所擬未爲允協此案悟明

先用刀扎傷行寬及行濟聞喊赶往悟明復持刀連戳行濟頂心肩背項頸咽喉左右多傷行濟旋因咽喉潰爛殞命其死既由于致命重傷且逾辜限僅止四日未便照常末減況悟明既係僧人卽應守戒乃逞兇連扎二人一死一傷實爲狠惡悟明仍著問擬絞並入于本年秋審情實以示懲儆嗣後內外問刑衙門遇有僧人行兇斃命之案俱不得輕議寬減欽此

糾夥九人執持器械中途搶奪臨時拒敵殺死

挑夫部駁改照强盜問擬

刑部題會議得龍州土人農成英中途搶奪梁上吉錢物殺死挑夫蔡福珍一案先據廣西巡撫楊　疏稱云云等因　題駁去後續據該署撫託庸疏稱農成英等雖供起意搶奪並非預謀行刦但糾夥九人又有刀棍兇器臨時拒敵殺命正與人多而有兇器爲强刦之律註相符將農成英等均改照强盜已行而但得財律擬斬立决先行刺字并聲明農成英爲

首殺人夥盜凌恒蒂用棍戳傷蔡福珍右後肋均屬
竟[illegible]法所難宥黄貴元等均係被誘入夥行刦又止
一次且未動手傷人情有可原等因具　題前來查
定例內强盜重案各該督撫嚴行究審將法所難宥
情有可原者一一分晰於疏內聲明大學士會同三
法司詳議將法所難宥者正法情有可原者發遣寄
語今該撫既稱農成英爲首殺人夥盜凌恒蒂棍傷
挑夫蔡福珍均屬法所難宥黄貴元等均係被誘入
夥行刦又止一次且未動手傷人情有可原等語應

如該撫所題將法所難宥之農成英照例斬决梟示

傷人之夥盜淩恒帶照例擬斬立决情有可原之夥

盜黃貫元黃貴聰凌恒添凌文生錢恒宋應照免死

減等例僉妻解部發寧古塔等處給披甲人為奴等因

乾隆十年十月十一日奉

旨農成英著即處斬梟示淩恒帶著即處斬餘依議

官與成英著即處斬梟示後恒諾著即處斬餘依議

乾隆十年十月十一日奉

減等例僉妻解部發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因

盜諸貫元黃貴應發回籍後又在錢恒宋應照免死

僉人之擬發遣者照例擬斬立決情有可原之犯

如議辦理所奏有人與成英照例斬決梟示

圖占產業逼斃人命部駁改照威力制縛人致死擬絞入本年秋審

刑部題會看得革監黃金𡌴改契拆佔余牛房屋山塲逼脅代筆之羅寄五誣証致羅寄五被逼自縊一案先據江西巡撫海成咨稱緣革監黃金𡌴之父黃廷棟在日於乾隆三十四年三月間用錢十二千八百文經羅寄五代筆憑中余衡六等契典余牛祖母余曾氏房屋十八間每年議交息錢三千文屋仍余曾氏居住余曾氏屋後尚有欒林山塲等項不在契

丙嗣余曾氏身故余牛同兄余試無力償息三十六
年五月黃廷棟圖占山塲捏稱余牛盜砍樹木以伊
長子黃金章出名呈控經縣批查嗣因黃廷棟身故
事遂寢息三十八年二月黃金隆兄弟分爨余曾氏
典契係黃金隆分受時余牛往四川尋父其兄余試
係屬啞子在外傭工黃金隆又因余牛欠息不還起
意圖占山業隨將典契改換賣契添註欒林山塲等
項一并在內即將山木砍伐九株四月二十日又往
拆屋經伊兄黃金章同村鄰彭七芳等勸阻黃金隆

不從即拆屋搬料回家三十九年三月余牛回家查知控縣黃金隆即粘僞契呈訴經縣飭傳契中質訊黃金隆以原中余衡六謝以洪俱故黃廷麟亦經遠出惟代筆羅寄五現在建郡即雇羅征往尋質証於六月初三日同至黃金隆家臨歇留住下囑其作証絶賣羅寄五不從伊子羅蠢前往看問羅寄五亦曾告知至十六日午問黃金隆復向相商羅寄五仍不允從并理斥黃金隆改契之非黃金隆氣忿隨將羅寄五關閉空屋至晚始給飯食羅寄五回覆不吃稱

欲尋死經工人廖毛聽聞告知黄金崖以為假言恐
嚇並不介意次日仍照常給食羅寄五仍不肯吃即
于下午在房自縊坤女羊俚瞥見告知黄金崖解卸
械同鄰人楊禮元灌救無及黄金崖計圖掩飾隨令
工人熊興萬等將屍移放屋外捏稱羅寄五無故短
見投保報縣詣騐查出羅寄五在黄金崖家已十餘
日並弔羅寄五平日所寫字跡與契核對不符黄金
崖猶揑偽契狡辯經縣通詳斥革嚴審并恐伊兄監
生黄金章有同謀情事亦經詳革究出前情將黄金

隆比依棍徒生事行兇無故擾害良人例擬軍仍照威逼人致死律追埋葬銀兩黃金章訊非知情擬杖納贖等情咨部經臣部以黃金隆始則倚恃監生掯契吞產繼復將案內人証關閉在家以致自盡顯屬有心致死無人証其掯契遂其覇佔之謀僅依棍徒擾害擬軍殊未允協至該犯之兄黃金章目擊伊弟掯契逼証毫無禁阻擬杖納贖亦未平允等因咨駁去後覆據該撫咨稱飭提犯証赴省委員覆審供情無異並究明黃金隆聽留羅寄五在家雖有半月從

前俱係欵待尚有伊子羅蠶會來看視直至十六日角口之後始將羅寄五關閉空屋遲送晚飯以致羅寄五於次日忿激自縊覆訊屍子工人供悉相符再四究詰實非有心致死況契內中証尚有黃廷麟未到不致有滅証隱情然黃金崖乃敢恃强勢凌鄉里圖佔房産致逼人命情節較重應改發黑龍江充當苦差以示懲創仍追埋葬銀十兩給付屍親收領黃金章于伊弟黃金崖拆佔房屋之時雖會理阻但于揑契逼証未經禁阻究屬不合應請仍照不應重律

杖八十前請納贖洵屬未協應飭會同教官嘗學責懲其從前誣控余牛盜砍山木係伊父主持父死之後並未續控尚未恃符滋事所革監生仍請開復等因咨覆前來查此案黃金鑒圖佔余牛房屋揑寫僞契經官傳訊該犯輒將契內代筆之羅寄五誘至伊家逼令扶同誣証逆羅寄五不允覊留半月折辱饑餓被逼難堪聲言尋死該犯聞言不顧以致羅寄五自縊身死並非無意捏當日契中之黃廷爔久經逃亡無蹤只有羅寄五一人難保黃姓不別囑人知其

誣捏實情是以敢死必欲將羅奇豆致死滅口以遂
其圖佔房屋之心其情顯然易見羅羅奇豆死由自
戕究因該犯威力挾制于私家監禁餓所致本該
若僅擬黑龍江當差實不足以蔽辜事關罪名出入
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按律妥擬具 題到
日再議至黃金章先曾捏控伊父誣告今伊弟挾勢
佔產致釀人命復無約束該撫僅擬杖責所革監生
聲請開復實屬輕縱應令該撫一并改擬等因 奏
駁去後旋據該撫奏稱遵照部駁逐細嚴加究詰據

黃金崖堅供實因捏改契紙尋中欵待懇其邦中作証不意羅寄五總不允從至十六日始行角口將伊關閉邏送午飯嗣聞其欲行尋死之言實以爲假言恐嚇並不料其竟自縊死且一聞羅寄五自縊即忙解救用姜湯灌治現在鄰人楊禮元可証況尋羅寄五到家並非止有一人致死滅口遂得圖佔山業現有伊子羅蠢曾來看閙兩留喫飯伊子亦知其事焉敢存心致死其父不惜其子出控之理層層究詰矢口不移惟是該犯圖佔余牛房屋山場將契中羅寄

五關閉私家致被逼自縊實與威力制縛人私家監禁致死無異將黃金隆比律擬絞等因具　奏前來應如該撫所擬黃金隆應比依威力制縛人私家監禁致死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查該犯圖佔產業逼斃人命情罪較重應請入本年秋審辦理該撫奏稱黃金隆先前聽從伊父出名誣控令于伊弟祖塋占産致斃人命復漫無約束部擬重杖不足示懲應再加枷號兩個月已革監生不准開復熊興萬等均照前擬分別杖笞黃金隆所砍余牛樹木九株并拆毀

房屋十八間照依原估銀數扣除余牛得過原價及
應找息錢實應賠銀七十一兩二錢追出給交余牛
具領欒林山塲地基仍歸余牛管業等語均如該撫
所奏完結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奉
旨依議

[illegible]

右六節

[illegible]六[illegible]十一 [illegible]八[illegible]八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邂逅爭角用帶拴拉氣閉殞命部駁不應照光

棍例定擬立決

刑部等衙門題會看得祁陽縣審解趙添宋等用帶套拉曹勝佐氣閉身死棄屍一案據湖北撫伊　疏稱緣趙添宋與曹勝佐各村居住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間趙添宋族內在金盆形地方演戲酧神首事趙玉成等林內之人齋戒除葷初九日曹勝佐買備酒肉同于曹守奇挑往戲場售賣趙添宋與趙廷忠見其擔內蒸有豬肉向其短價買食未遂趙添宋輒

起意圖詐斥責曹勝佐不應賣肉欲令出錢罰戲一
本即攜肉餞往投首事趙玉成等議首事等以演戲
敬神原令村內之人齋戒除葷曹勝佐係別村之人
未能強從斥其多事趙添宋氣忿不服輒邀趙廷忠
並趙開熙趙添茂往論必欲曹勝佐出錢罰戲時曹
勝佐因天晚已與伊子曹守奇先後挑擔回家趙添
宋等追至馬船套地方趙添宋趙廷忠即將曹勝佐
所挑籮担扯下拉其轉回出錢罰戲各將曹勝佐兩
手肐膊扭傷拉至包角村邊曹勝佐坐地不起趙添

教勸令將曹勝佐放回俟次日再向理論趙添宋不依令趙開熙解取曹勝佐褲帶綰成活結套繫頸上拉走曹勝佐用力掙扎不期帶頭活結被拉收緊曹勝佐氣閉倒地旋即殞命趙添宋畏懼起意棄屍滅跡復令趙廷忠趙開熙趙添教將屍臺至馬船套丟棄河內而逸屍子曹守奇獲屍報縣獲犯驗訊通詳屢審供認不諱查此案趙添宋因向曹勝佐短價買肉未遂輒敢藉端索詐勒令出錢罰戲不允解其褲帶套頸拉走以致曹勝佐被拉氣閉身死復又棄屍

水中希圖滅跡情殊兇惡與惡棍詐財不遂竟行毆斃者無異趙添宋除棄屍輕罪不議外依例擬絞監候照例先行刺字趙添教擬流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惡棍設法索詐官民或因詐財不遂竟行毆斃此等情罪重大實在光棍事發者不分首從得財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俱絞監候又例載比照光棍各條款仍照例斟酌定擬外其餘情罪相仿尚非實在光棍者不得一概照光棍例定擬又律載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者絞監候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

從各等語誠以光棍爲首犯不待時爲從亦應絞候
定例綦重又恐案情近似援引失當是以載明情罪
相仿尚非實在光棍者不得概照定擬寓詳愼于懲
創之中例意極爲周備此案趙添宋因村內酧神齋
戒適見曹勝佐挑賣蒸肉短價向買曹勝佐不允趙
添宋隨以村內酧神演戲不應賣肉欲令出錢罰戲
時曹勝佐已挑担轉回趙添宋輒邀令趙開熙趙添
敖追赶拉回爭論致將曹勝佐兩手胐脷掐傷及拉
至皂角村邊曹勝佐坐地不行趙添敖勸令放回趙

添朱不依令趙開熙解取曹勝佐褲帶套繫頸上拉
走曹勝佐用力掙扎以致帶結被拉收緊曹勝佐氣
閉坐地殞命就案詳核該犯趙添宋因村內酧神適
見曹勝佐挑賣蒸肉短價向買不允輙以村內齋戒
爲名欲令曹勝佐出錢罰戲用帶套頸拉走致斃其
命實屬强横可惡但係衅起一時邂逅爭鬭因拉走
而氣閉殞命與惡棍設法索詐肆害竟行毆斃情罪
重大者究稍有間至趙開熙聽從解帶套頸拉走亦
尚無積慣濟惡同謀斃命等情自應將該犯照威力

制縛人致死律分別首從辦理今該撫遽依情罪重
大實在光棍事發例定擬立決併將趙開熙擬以絞
候是以一命兩抵縛與實在光棍情罪重大者漫無
區別殊與例意不符如趙添朱等果有預謀詐財朋
奸濟惡逞兇斃命實係情罪重大必應即照光棍定
擬之處該撫疏內並未聲明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
撫將案犯再行詳細研究確情按律妥擬具 題到
日再議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

故殺有罪雇工人先擬絞部改徒

刑部會議得劉惠槐戳傷白契僕人班均廷身死一案先據廣西巡撫姚　將劉惠槐照故殺白契所買之人照故殺雇工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經臣部等衙門以律載家長毆雇工人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絞監候又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鬬殺論各等語擅殺原包謀故而言是以致死罪人之案即謀故俱依擅殺律以鬬殺論也此案班均廷係劉惠槐白契價買僕人乃于醉後見劉惠槐之妹劉氏

進屋取柴輒拉住求姦劉氏喊嚷班均廷始行釋手即搶取粽餅錢文而逸及一月後投回賠罪劉惠槐因伊父劉元芳諭令綑縛送官乘班均廷睡寢用繩綑住且班均廷拉姦家長之妹劉氏未成原屬有罪之雇工因家長劉惠槐於該犯班均廷逃後復回先則綑縛送官繼因班均廷聲稱回家定要拚命以致劉惠槐氣忿用刀戳小腹立斃情形兇狠殺出有心是以將劉惠槐謀依家長故殺雇工人律定擬絞候接准部駁指示擅殺原包謀故而言是以致死罪人

之案自謀故俱依擅殺論始悟從前定擬拘泥誠如
部駁應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闘殺論遵駁將
劉惠槐改照家長毆雇工人致死律擬徒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劉惠槐合依罪人已就
拘執而擅殺以闘殺論家長毆雇工人致死者杖一
百徒三年律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
該撫疏稱聽從棄屍之班均逸劉進達與已死班均
廷俱係凡論應仍照原擬依棄屍不失爲從減一等
律各杖九十徒二年半至配所折責三十五板等語

查例載罪本不應擬抵將屍毀棄掩埋移棺坑井者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私自掩埋律杖八十其隨同共毆之餘人有犯棄毀移埋俱照此例辦理等語今劉惠槐既據該撫審擬照毆死有罪之雇工罪止滿徒不應擬至汝其棄屍不失例止杖八十輕罪其隨同棄屍之班均逸劉進達自應查照專條一例辦理乃該撫仍以棄屍不失定擬杖九十徒二年半與例不符班均逸劉進達應改依罪本不應擬抵將屍毀棄者照地界內有死人私自掩埋律杖八十例

為從減一等應杖七十折責二十五板再該撫疏稱此案承審官係前署永淳縣知縣分發州同劉清淵審轉官係現任南寧府知府德坤因不知致死罪人之案即謀故俱依擅殺論以致拘泥家長故殺雇工律文定擬與率意援引失入者似尚有間今遵駁改正仍將職名附疏開參聽候部議等語查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吏部欽遵

諭旨酌議部駁改正案件原擬斬候絞候部駁改為軍流徒杖府州縣官降一級調用送部引

見等因在案此案劉惠槐戳傷僕人班均廷身死該縣府初擬絞候經部駁飭改擬杖徒雖非率意援引究係失入仍應照例議處應將援引錯悞之前署永淳縣事試用州同劉清潤南寧府知府德坤均照例降一級調用係承問失入無庸查加級紀錄議抵查劉清潤係試用州同例不引

見之員應于補官日降一級用德坤仍照例送部引

見查案犯並無患病再此案係刑部主稿合併聲明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十二日奉

旨依議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十日奉

旨依議

毆死爲奴遣犯隨帶之妻在家倚食者照毆死
雇工例擬徒如自謀生者即同凡論

刑部題會看得黑龍江將軍傅玉咨稱甘三保之妻厄素爾氏毆傷發遣爲奴趙應大之妻何氏身死一案緣趙應大因夥同劉細斌等行刦朱子賢家財物案內免死減等於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內發遣黑龍江賞給隊長甘三保爲奴何氏係趙應大自行隨帶之妻同在甘三保家倚食度日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三日甘三保赴城當差甘三保之妻厄素爾氏令何

氏取柴何氏托病不往厄素爾氏詈駡何氏還駡厄素爾氏氣忿用木棍毆傷何氏頂心偏左躺地混嚷厄素爾氏復用脚踢傷何氏胸膛偏右至十九日何氏因傷殞命審認不諱查厄素爾氏毆傷何氏身死情節何氏雖非兵丁同發遣爲奴之人但跟隨伊夫尅應大在甘三保家豢食多年應否將厄素爾氏比照毆雇工人致死照擬徒三年折枷號四十日鞭一百收贖相應咨部示覆嗣後如遇此等案件亦得辦理有準等因咨達前來查何氏係分給何氏爲奴遣犯

趙應八自行隨帶之妻並非同發爲奴甘三保之妻
厄素爾氏因何氏不服使喚出言回詈氣忿毆傷身
死雖例內向無專條但何氏跟隨伊夫在甘三保家
倚食多年即與雇工無異該將軍將厄素爾氏比照
毆雇工人致死例擬徒三年折枷號四十日鞭一百
係婦人照律收贖該將軍所擬尙屬平允應如所奏
辦理至遣犯隨帶之妻有自行謀生不在主家倚食
者係屬平人應以凡論不得槪與雇工人同科[illegible]
嗣後如[illegible]分別辦理錄

[illegible]集[illegible]

命下之[illegible]十七日奉

旨依議欽此[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勒索家奴銀兩捆毆傷命照平人例擬抵秋審

予勾

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初五日奉

上諭本日勾到朝審情實人犯內有阿林一名因向新買家奴侯振極追問買他情由侯振極不肯實說該犯將伊子侯添祿令家人楊六用繩捆住自用木棍毆傷殞命此案阿林堂兄阿森欲將契買家人侯振極等出賣阿林貪圖侯振極父子資財用銀置買其居心已不可問及至索銀不遂即將侯添祿捆毆致斃

情節甚為可惡向來毆斃家奴原無擬抵之例但阿
林置買堂兄名下家奴可知原非本身家奴其意本
預為勒索起見嗣因未遂所欲輒以捆毆傷命即主
僕之分已絕自應照平人例擬不得引毆斃家奴之
例稍從末減是以飭行尋勾並將此案情節詳悉宣
示庶使貪暴不法者知所儆畏欽此

妾過失殺家長擬流收贖

刑部題會看得仁化縣民闞經林持刀向砍李葉榮被妾李氏勸阻奪刀闞經林縮手自行劃傷身死一案先據廣東巡撫王檢疏稱云云等因　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覆查李氏因家主闞經林持刀向砍李葉榮恐家主傷人受罪上前拉手奪刀止圖拉勸並無爭鬭情事並有屍妻謝氏在場目擊供証確鑿且闞經林之自行縮手劃傷實非李氏意料所及與過失殺人律內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人之律註相

符將李氏改依妾過失殺家長例擬流收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李氏合依妾過失殺家長例杖
一百流三千里流罪收贖杖罪的決乾隆三十一年
四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

夫毆妻至死先擬杖百部駁改絞候

刑部題會看得平遥縣民郝旺虎扎傷伊妻梁氏身死一案先據山西巡撫雅德咨稱緣郝旺虎與妻梁氏結褵五載素好無嫌梁氏素性悍潑怨恨家貧常與伊姑師氏吵鬧師氏恐人議笑隱忍不言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初五日師氏因値端陽以梁氏午飯遲延向其理說梁氏復出怨言頂撞師氏斥責其非梁氏回詈用頭摃撞適郝旺虎自地歸家見而喝阻並向其母安慰師氏氣忿遂赴鄰家閑坐郝旺虎飲人

醉鄭復向梁氏訓斥梁氏卽與吵嚷辱詈其母郝旺
虎嘗見桌上放有屠刀向取嚇禁詛梁氏上前潑罵
鄭旺虎醉後向扎適傷梁氏心坎殞命將郝旺虎依
妻罵夫之父母而夫不告官擅殺律杖一百等因咨
部臣等查律載妻妾毆詈夫之父母祖父母而夫不
告官擅殺者杖一百註云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又
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又例載秋審可矜人犯內如
有子婦不孝詈毆翁姑其夫忿激致斃與尋常狠鬬
者不同俱量爲區別照免死減等例再減一等發落

各等語蓋緣子婦不孝詈毆翁姑已犯應死是以其夫忿激致死止懲其擅殺之罪罕以杖一百但閨門曖昧恐因别故殺妻之後父母溺愛其子代爲揑飾以脫子罪故註明親告乃坐此律意防微大閑所以杜奸殺之端而愼重民命也是凡殺妻到案之後始經供有詈毆翁姑情事者不得概行引用如果案情確實亦須俟秋審時核辦其定案之初未便據該犯父母事後一語即曲援滿杖之律問擬致滋寬縱此案郝班虎雖因伊妻梁氏忤逆伊姑向氏訓斥梁氏

輒行揪奪刀扎致斃但梁氏頂撞伊姑之時該犯已經將妻喝阻並安慰伊母赴鄰家閒坐該犯後因飲醉復向伊妻訓斥因妻辱罵隨取刀向扎致斃且伊母師氏並未親告該撫僅據該犯事後一語曲為援律擬杖從寬完結殊與律例之意不符罪關出入懸殊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按律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嗣據山西巡撫喀寧阿咨稱細加確核查梁氏怨恨家貧頂觸其姑師氏已非一日鄰里及氏父梁加寧無不共知師氏因梁氏做飯遲

遲向其理說梁氏復出怨言頂撞師氏斥詈其非梁氏卽行回罵頭撞適郝旺虎回家瞥見將妻喝阻並安慰其母師氏隨赴鄰家閑坐郝旺虎復將梁氏訓誡詎梁氏仍與吵嚷又牽辱其姑郝旺虎因其潑悍頑取屠刀嚇禁梁氏仍詈罵不止并撲向奪刀致被郝旺虎扎傷心坎殞命是郝旺虎扎死梁氏委因該氏辱詈其姑忿激所致不但師氏親供確鑿且據屍父鄉鄰人等各供僉同已與律註親告相符郝旺虎若仍照尋常毆妻至死律擬以絞抵似覺情輕法重

鄰旺虎應仍照原擬依妻罵夫之父母而夫不告官擅殺律杖一百似無枉縱再經書彭廷福于摘敘案由時止圖簡易將奉院札駁飭該縣府改擬之處遺漏未經造入復將引律處親告句語刪去以致情節不符雖非有心刪改規避但已蒙部指駁殊屬不合經書彭廷福合依增減官文書內情節字樣者杖六十律應杖六十折責二十板係公罪姑免革役等因咨部復經臣部查鄰旺虎因妻梁氏向伊母師氏頂撞業經喝阻安慰伊母赴鄰家閒坐事已寢息後該

犯復因飲醉向伊妻梁氏訓斥梁氏牽姑辱詈該犯取屠刀向扎致傷心坎伊母師氏聞嚷回看梁氏旋卽身死是別因醉鬧起衅卽牽姑辱罵亦止該犯一面之詞彼時伊母亦未在場今該撫因師氏到案供明鄉鄰屍父僉供如一謂與親告無異且屍父鄰人所供均係查問空言非有目擊確據與親告乃坐律註未符若因此而一杖完結則凡父母在堂者俱得恃脫卸有路可以別故兇斃妻命徒開好殺之風而啟狡飾之漸殊非辟以止辟之道事關罪名出入未

便率覆應令該撫仍按律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等
因咨駁去後今據該撫咨　將郝旺虎改依夫毆妻
至死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
郝旺虎合依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
秋後處決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奉
旨郝旺虎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共毆大功兄致死照服制遞加杖徒

刑部題會看得武平縣民李萃與監斃之李謨聽從李之咨搁拉堂兄李聰送官及李之咨將李聰推溺身死一案先據四川總督開泰疏稱云云等因 題駁去後續據該督疏稱覆加研訊據李萃李之咨堅供李聰恃强亂倫欲與孀嫂成婚楊氏畏懼始圖改嫁李聰復行攔阻楊氏告知李之咨喚同李萃及伊弟李謨偕往理論共斥其非李聰不依輙持板櫈行毆李之咨隨拾柴塊毆傷李聰腮頰倒地李聰肆行

詈罵李之容遂令李萃李謨帮同挼捺自取麻繩將李聰兩手背綁意欲拉往塲上投約送官不但李萃等未經商同謀害即李之容亦初無致死之心嗣因李聰不肯行走李之容復令李萃李謨拉扯同行彼時李萃等亦止知帮同拉送告官迨李聰睡地愈肆混罵李之容見其兇横誠恐日後遭伊毒手一時起意致死猛將李聰推落河內事後倉猝李萃等不及預防委無預先商謀及知情加功情事至事後不行撈救報驗亦係李之容喝阻反覆究詰矢口不移是

李之容推溺李聰係出臨時故殺李萃實未及知自
應依共毆條照服制遞加治罪前將李萃擬以絞決
援引夾簽奏請之條實屬未協李之容係李聰小功
堂叔仍應照前擬依律絞候李萃李謨均係李聰大
功服弟自應依共毆條按照服制遞加治罪除李謨
在監病故不議外將李萃改依餘人律加等擬徒等
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李之容合依本宗尊
長故殺小功卑幼絞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
既稱李萃于李之容推溺李聰之時實係臨時故殺

李萃委無預謀及知情加功情事李萃合依餘人律
杖一百係李聰大功卑幼應加三等杖八十徒二年
等語均應如該督所題完結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
五日奉
旨李之密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聽從毆死緦麻服叔部駁改杖流

刑部題會看得榆林縣民高隨兒等毆傷高有身死一案先據陝西巡撫文綬疏稱云云等因 題駁去後續據該撫文 疏稱遵節覆加研鞫高隨兒實係聽從伊叔祖高國俊主使以致毆傷高有身死前擬殊未允協將高隨兒改依卑幼毆緦麻尊屬死者斬律為從減流高琯等擬以枷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高隨兒合依卑幼毆緦麻尊屬死者斬為從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高琯亦應改依毆

小功兄姊杖六十徒一年爲從減一等杖一百郭氏
依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係犯姦之婦杖
罪的決枷贖米倉係郭氏故夫米尙艮胞叔獲姦不
報輙將郭氏給與高有應比依因姦不陳告而嫁賣
與姦夫本夫杖一百律杖一百高國俊因子忤逆主
使高隨兒毆死年逾八十應請照律勿論乾隆三十
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旨依議

繩套胞兄他人致死部駁改科傷罪

刑部題會看得元和縣民陳裕章與兄陳勝章爭毆扣頸陳八戳傷陳勝章身死一案先據江蘇巡撫薩載疏稱緣陳勝章兄弟三人長陳彩章已故次卽陳勝章與陳裕章分居各爨與陳八同姓不宗陳勝章向居五十二啚地方素不安分被該地方臬官驅逐押交伊弟陳裕章收管陳勝章於乾隆三十七年用價六兩頂種周關租田四畝嗣因欠租無償周關於四十年三月將頂銀頂還業主租米拏回頂契自種

因田內有麥未收須俟五月中刈麥交割四月內陳勝章又在田邊栽種茅豆至九月初八日令子陳隴前往抜取挑回時已黃昏周闕經見前赴陳勝章門首以田已贖回不應抜豆與陳隴理論扭毆比有陳裕章陳佩章陳君爵陳富陳東閧閙先後踵至查知陳隴抜豆情由俱責陳隴之非陳勝章之妻張氏怪陳裕章幇護外人出言詈罵陳裕章斥其護短張氏以頭向撞陳裕章卽在地拾取草繩一根令堂姪陳東將張氏拴住縛于樹上陳勝章上前拳毆陳裕章

右肋陳東畏懼當將張氏鬆放陳裕章被毆以陳勝章係交伊收管之人今敢行兇不服管束欲扭陳勝章送官以致指甲抓傷陳勝章咽喉並取麻繩扣住陳勝章頸項意欲扭交地保解官適陳八手執量水木尺自田回歸查知拔豆情由斥陳勝章為賊陳勝章詈罵陳八氣忿即用木尺向戳致傷陳勝章心坎倒地當經鄰人陳永錫等扶回詎陳勝章受傷深重延至三更殞命報縣驗審供認不諱查陳隴拔取所種田荳並不照鄉例與周關分收本屬不合但陳裕

章稱同理斥因嫂張氏護子輒同堂姪陳東用繩拴縛已屬不法及被兄毆責復逞忿挾制欲將伊兄交保抓傷咽喉甚至用繩套扣兄頸尤爲目無倫紀惟陳勝章之死由于陳八戳傷非該犯糾約共毆但扣兄即屬毆兄且陳勝章因繩套扣以致不能抵禦被陳八戳傷身死應即以毆兄致死論將陳裕章依弟毆胞兄死律擬斬立決陳八依鬬毆殺人律擬絞監候陳東等擬以徒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陳裕章將伊兄陳勝章用繩扣頸欲扭送官陳八踵至用木尺

戳傷陳勝章必致殞命查陳勝章之死如果實係陳裕章縛毆該撫自應訊取確供按律擬以斬決即不當復將陳八擬以絞抵若陳勝章旣係死于陳八木尺戳傷並非死于陳裕章用繩扣頸又不應將陳裕章遽擬斬決今該撫旣將陳八擬絞監候又將陳裕章擬斬立決辦理兩歧碍難核覆應令該撫再行確審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提犯細加研鞫當時陳裕章與兄嫂忿爭互毆陳八尚未在場後將陳勝章用繩套頸陳八始從

田畔走至戳傷陳勝章心坎陳裕章並未將伊兄拴縛兩手亦未預約共毆及臨時喝令毆打是陳勝章實死陳八木尺戳傷並非死于陳裕章用繩扣頸委無疑義前次以案關服制泥于名例所載本條自有罪名依本條科斷之語致將陳裕章照弟毆兄至死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立決今覆加確核陳裕章止將伊兄用繩套頸並未糾約陳八共毆適陳八踵至戳傷陳勝章斃命究與商同共毆致死者不同自應遵照改正陳裕章應改依弟毆兄傷者律杖一百徒

三年並聲明該犯已于覆審後在監病故陳八仍照前擬依鬬毆殺人律擬絞監候陳東等擬以徒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陳八合依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稱陳裕章止將伊兄用繩扣頸並未糾約共毆與商同共毆致死者不同陳裕章改依弟毆兄傷者律杖一百徒三年已于覆審後在監病故應毋庸議等語應毋庸議該撫既稱陳東幇縛小功堂嬸之手即與毆打無異陳東合依毆小功尊屬律杖七十

徒一年半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乾隆四十一年

四月十七日奉

旨陳八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毆死本宗小功兄擬斬立决毆緦麻兄篤疾為
從部改杖流不應擬絞
刑部會題看得都昌縣民杜得桂等毆傷小功服兄
杜得宗身死一案據江西巡撫郝　疏稱緣杜得桂
等與杜得宗素無嫌隙向有公共土名老屋背墳山
一所安葬祖妣向氏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五日夜
杜得宗將伊母蔡氏棺木壓葬向氏墳上初六日杜
得桂經見邀同杜八得至杜得宗家令其起遷杜得
宗不依初七日杜得桂起意發掘邀同杜八得杜毛

得杜曾得杜觀乞各帶鋤頭草繩前往山上發掘杜毛得杜曾得杜觀乞等正在起棺杜得宗聞知即持扁担往阻杜得桂卽令杜八得隨同携鋤迎毆併嚷令將杜得宗手脚毆斷杜得宗赶至用扁担毆傷杜八得左腿杜得桂用鋤背向杜得宗毆打杜得宗用扁担回格致傷杜得桂右額角坐跌倒地杜八得用鋤背毆傷杜得宗左臁肕杜得宗丟棄扁担仰跌倒地杜得桂爬起騎壓杜得宗上身用手揿住杜得宗兩腡肽令杜八得取帶往草繩將杜得宗胳膊連身

捆住又將長出繩頭捆住杜得宗兩大腿杜得宗手
脚亂摔杜八得用鋤背毆傷杜得宗右臂杜得宗哭
駡杜得桂氣忿令杜八得捉住杜得宗左手杜得桂
用鋤背毆傷杜得宗左臂杜得宗負痛向左滚轉用
右脚亂踢杜得桂又用鋤背毆傷杜得宗右臁肕維
時杜毛得等已將蔡氏之棺起出一同走至將杜得
宗草繩解開擡送回家至晚殞命杜得宗之弟杜得
俊欲行報官杜得桂與杜八得邀同素好之杜沐玆
杜均同至杜得俊家處和免報許給八折錢二十五

千囑令揑稱杜得宗毆後自縊杜得俊應允議定杜得桂出錢十千杜八得出錢六千杜毛得杜曾得杜觀乞因同在挖棺亦各派出錢三千文杜得桂先給杜得俊錢八千文買備棺木將杜得宗屍身殮埋其餘錢文亦隨後湊齊找給杜得桂又請杜沐效等飲酒酧勞初九日鄉保熊庭扳劉斯文往查杜得桂等俱揑稱杜得宗毆後自縊令其不必報官併送給酒飯錢六百四十文該鄉保信以爲實得錢匿報至八月內經縣訪聞傳訊杜得桂等堅稱杜得宗實係自

總族房屍親人等亦因私和在先隨同混供檢明杜得宗係被毆身死訊詳飭審茲據審擬招解訊據杜得桂等供認不諱究非有心欲殺亦無另有助毆之人查杜得桂毆斷杜得宗左臂右膁肕杜八得毆斷杜得宗右臂左膁肕傷各相等但杜八得係杜得桂主令毆打後因杜得宗詈罵杜得桂遂毆杜得宗左臂右膁肕骨斷應以杜得桂擬抵已死杜得宗係杜得桂小功服兄杜得桂除起意挖墳及賄和輕罪不議外依卑幼毆本宗小功尊屬死律擬斬立決照例

先行刺字杜八得係杜得宗緦麻服弟依卑幼毆本宗緦麻尊屬篤疾律擬絞監候杜得俊擬以杖徒等因具 題前來查已死杜得宗係杜得桂小功服兄並非小功尊屬應改依卑幼毆本宗小功兄死者斬律應擬斬立決該撫疏稱杜八得毆斷杜得宗左腿朋右臂杜得宗設未身死亦成篤疾杜得宗係杜八得緦麻服兄杜八得合依卑幼毆本宗緦麻尊屬篤疾者絞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語查律載卑幼毆本宗緦麻兄篤疾者絞監候又名例內稱本條不

言者依首從法又律載主使他人毆打而致死傷者並以主使之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論又弟毆同胞兄折肢者緫註云依首從法各等語查繹例文弟毆胞兄折肢猶得以首從論罪則緦麻兄弟之應分首從更不待言臣部查舊日辦過成案係屬按照律例分別定擬此案杜八得因緦麻服兄杜得宗將伊母棺壓葬公共祖妣墳上杜得桂邀同杜八得勸令改葬不允隨各携鋤赴山起遷杜得宗持担往阻杜得桂囑令杜八得將杜得宗手腳毆斷杜八得聽從

用鋤背毆傷杜得宗右膁肋左臂杜得宗因傷身死詳核案情杜得宗之死係由杜得桂與杜八得共毆致傷而杜八得之下手行毆實由杜得桂之主使是杜八得將杜得宗毆成篤疾係屬爲從自應按照服制以爲從減等科斷杜八得應改依卑幼毆本宗緦麻兄篤疾者絞監候律爲從減一等例杖一百流三千里行令該撫定地發配至配所折責四十板該撫旣稱屍弟杜得俊受賄私和除計贓輕罪不議外合依期親尊長被殺卑幼私和律杖八十徒二年族長

杜沐效杜均在場私和雖未得錢究係說事之人白
應照律定擬查杜得俊共得八折錢二十五千合作
錢二十千作紋銀二十兩杜沐效杜均合依說事過
錢與受財人同科枉法贓二十兩杖六十徒一年律
無祿人應減一等應杖一百杜均現在出外貿易飭
俟回日拘案發落杜毛得杜會得杜觀乞聽從杜得
稚往發杜得宗之母蔡氏墳塚業經見棺但杜得宗
私將母棺壓葬祖墳之上本應照遷與無故發掘者
不同杜毛得杜會得杜觀乞除出錢私和計贓輕罪

不議外均照切近墳旁盜葬本家發掘照地界內有
死人不報官司而輒移他處律杖八十例為從減一
等杖七十鄉保熊庭振劉斯文雖不知毆死私和情
事但輕信受財匿報殊屬不合僅以受有事人財計
贓科罪不足蔽辜均應照不應重律各杖八十仍革
役以上各杖犯飭先分別折責發落杜得俊熊庭振
等所得錢文照追入官杜如[illegible]田飭令照舊公管祭
氏棺柩業已另葬無庸議等[illegible]應如該撫所題完結
而該撫疏稱所有失察私和人命職名係前任都昌

縣叅革知縣雷文燮相應附叅前署縣花映陛係自
行訪聞因案情未確詳請開檢尚無不合應免開叅
所有逾違分限一月以上職名係都昌縣知縣郭廷
魁相應附叅聽候部議等語查定例官員所屬地方
有殺死人命州縣官不知情不行申報者降一級留
任又定例官員承審事件遲延違限一月以上者罰
俸一年等語除此案該撫既稱前署縣花映陛係自
行訪聞因案情未確詳請開檢尚無不合應免開叅
等語應免其查議外應將失察私和人命之前任都

昌縣革職知縣雷文燮照例降一級留任註冊至承審例限自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起除解審程限扣至五月初六日限滿該撫于閏五月十四日具題計違限一月以上應將承審遲延違限一月以上之都昌縣知縣郭廷魁照例罰俸一年再此案杜八得係律應擬流之犯該撫擬以絞候其承審併核轉各官均例有處分應令該撫查取職名咨送吏部查議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奉

旨杜得佳著即處斬餘依議欽此

卑幼毆本宗外姻緦麻以上尊長者首犯照例辦
理從犯有刃傷折傷加重烟瘴充軍

大學士公阿　奏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刑部題覆河南府賈希曾賈望曾砍傷堂叔賈
嵩秀致成篤疾一本着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悉心詳
議應如酌定改擬之處另行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準情定讞飭紀敦倫之至意臣等伏查服制有期功
緦麻之不同案情有謀殺故殺之各異其擬斷罪名
卽因之分別等差故律內謀殺期親以上尊長無論

已行　毆大功以下尊長

殺傷俱不論首從皆擬以斬決凌遲極刑毆故殺者
亦皆不分首從至功服緦麻尊長較期親有間謀殺
至死者亦不分首從皆斬惟毆殺毆傷始分首從然
實較凡人首從罪名為重律載毆同宗外姻緦麻兄
姊杖一百小功杖六十徒一年大功杖七十徒一年
半尊屬又各加一等折傷以上各遞加凡鬬傷一等
篤疾者絞謹按名例律載本條言皆者罪無首從不
言皆者依首從法細繹律意卑幼毆功服緦麻尊長
致成篤疾將起意下手傷重之犯定擬絞決者誠以

尊長未至于死故止坐下手傷重之首犯一人抵死
其餘從犯既未戕害其命亦難概予駢誅故酌減一
等擬以滿流而較之凡人毆傷至篤疾首犯擬流從
犯止于擬徒之律已屬從重是以向俱遵循辦理惟
是案情輕重不一若果係尊長起意謀毆勉從下手
並無金刃重傷者尚可以爲從減等擬流若首僅令
幫毆輒用金刃叠砍或有損折重傷並有畔起一時
並無原謀而各毆至篤疾者自應詳立科條以示區
別臣等悉心酌議應請嗣後卑幼毆本宗外姻緦麻

以上尊長致成篤疾之案除原謀首犯下手傷重之人問擬絞決聽從帮毆之犯僅以手足他物輕傷定擬滿流仍照律辦理外若聽從帮毆有折傷及刃傷者應于所犯流罪上加重改發極邊烟瘴充軍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遵行如蒙

俞允刑部載入例冊通行遵照現在河南賈望曾聽從賈希曾砍傷小功服叔賈嵩秀致成篤疾一案據該撫審係賈希曾起意砍成篤疾檢閱原驗屍格刃傷共

十二處並聲明賈萬秀左手兩足不能行動已成篤
疾餘俱平復查左手及兩足等傷審係起意首犯賈
希曾所砍賈望曾實止刀砍二處俱係刃傷情亦兇
橫應即從重定擬極邊烟瘴充軍另本具　題爲此

奏

聞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

條乃

萬譜條理意

人不能行書

刃傷緦麻服兄加等滿徒部駁不准援赦

乾隆五十年四月十三日准

刑部咨據廣東撫孫　咨稱河源縣拏獲惠來縣安置徒犯彭章德在配逃回一案緣彭章德係河源縣人因用刀砍傷緦麻服兄彭乾相審依毆緦麻服兄刃傷加凡鬬傷一等律杖九十徒二年半仍照粵東兇毆例再加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押發惠來縣北山驛折責擺站詎該犯于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十九日乘間脫逃恐配所關移原籍不敢回家沿途求乞

度日夜宿古廟空寮至八月二十三日抵家卽被差役協同地保拿獲解縣訊供通報茲據提犯審擬具詳前來查逃徒彭章德據訊在配實因貧苦起意脫逃後並無行兇爲匪及知情容留之人配所看役亦無賄縱情事彭章德合依徒限內而逃者一日笞五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發回原配照依原徒年限從新拘役限滿遞籍交保約束看役力利訊無賄縱情弊先經惠來縣訊明議結該犯甫經逃回卽被拿獲地保惠淸桂鄰佑彭

亞松彭朱受犯父彭廷才訊無知情容隱均毋庸議
逃徒彭章德雖于二參限内拿獲但係他人捕得原
叅各官仍應查叅除批飭將彭章德發回原配折責
照依原徒年限從新拘役滿日遞籍約束及咨吏部
外相應咨達等因前來據此彭章德等應如該撫所
擬完結查該犯雖事犯在乾隆五十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但係刃傷緦麻服兄照粤東兇毆加一等問擬
滿徒之犯復在配脫逃被獲情節較重應不准釋放
仍令該撫照依原徒年限從新拘役看役方利先于

疏脫案內議擬發落應毋庸議至原參各官仍應查參之處該撫既咨吏部應聽吏部查議可也

題奉

咨各官

遵往施言應者

右咨松江未安守又吉

僧人有犯尊長則照服制殺傷卑幼卽照平人圖財謀殺卑幼俱照平人辦理

刑部奏欽奉

上諭刑部進呈秋審招册朕詳加披閲內浙省僧靜峯起意毆死其俗家胞弟周阿毛圖賴邢直武等一案照故殺期親弟妹律擬絞監候又江西省郭義焙謀財殺死小功堂姪郭丫頭仔一案照尊長謀殺本宗卑幼已殺者依故殺律擬絞監候雖皆擬入情實而所引之律俱未允協僧人披剃出家當不復論其俗家

卑幼且致死人命即已犯其殺戒今靜峯因周阿毛癡呆無用輒行謀死圖賴泄忿兇殘殊甚彼既不念手足之誼何得復援尊長之條刑部所以引此者因律有爲僧于本身親屬有犯仍按服制定擬等語遂爾概行比附殊未思律言有犯專指尊長而言如僧人犯其祖父伯叔自不可因已出家稍爲末減若卑幼本不可言犯又安得出尊長之律推而下及乎是僧人致死俗家卑幼斷不當復以服制論至郭義焙因其六歲幼姪郭亞頭仔頸帶項圈輒行起意扭取

見其哭喊遂行推跌糞坑溺斃兇惡殘忍情殊可惡且該犯意在圖財視伊姪如草芥盜刦而殘其命于死者恩義已絕又豈可復引謀殺卑幼之條乎夫尊長之于卑幼或不遵教戒或干犯名分責打致斃本律原止擬流若因財產起衅則不得概用此律從前會降諭旨勅部準情定擬是以有兄及伯叔因爭奪財產將弟姪故行殺害者擬絞監候一條然此亦第專指尋常索財爭產因傷斃命而言葢弟姪原有贍給尊長之義故尊長之罪尚屬稍輕若謀財害命更

復有何倫理以及圖姦卑幼之妻復將卑幼謀殺者此等宄徒身已蔑倫傷化定擬時尚以倫紀原情又豈明刑弼教之本意乎朕辦理庶獄鑑空衡平輕重悉視其人之自取而于秋讞大典披覽再三期于無枉無縱若此二條舊例尚未合情理之正著刑部另行妥議具奏以昭平允欽此仰見我

皇上準情定律惟允惟明之至意伏查例載僧尼道士並令拜父母祀祖先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等語推原律義誠以本源至重僧道雖已出家亦必推其所生故

律內祇載上溯之文而絕無旁及之條也向來辦理
僧人殺人之案即係尋常鬬殺依律定擬而臣部于
秋審時無不從嚴核辦至于僧人殺傷本宗尊長卑
幼之案皆狃于律內喪服等第與常人同之語與常
人一律問擬如謀故殺俗家卑幼竟使有犯殺戒之
奸僧轉得因俗家服制量從末減揆之情理未協一
經
聖明指示實屬至當不移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僧人
如犯其祖父母父母及有服尊長致死均應仍按照

服制依律從重論若致死本宗卑幼無論鬬毆謀故
俱以凡論依律定擬女尼道士喇嘛均係出家之人
亦應一例辦理至尊長謀殺卑幼之案查本宗服制
重姦而輕盜故於姦則服愈近者罪愈重而于盜則
服遞近者罪遞輕向來辦理謀殺卑幼各案凡因圖
姦謀故殺卑幼者俱係從重定擬其因盜而殺者仍
依殺死卑幼本律科斷罪至絞候蓋輕財物而重倫
紀是以成例相沿稍從寬減但如尊長圖財謀殺卑
幼視卑幼如草芥攫其財而戕其命在該犯既已蔑

視倫紀忍心害理實屬恩斷義絕誠如
聖諭不得復以服制科斷自應另立科條以昭炯戒應請
嗣後謀財害命強盜殺人及圖姦謀殺之案於卑幼
之恩義已絕應俱照平人一例辦理不得復依服制
寬減其餘尋常親屬相盜及謀故鬬殺卑幼等案仍
照舊例辦理如此則情罪適均而姦盜兇徒不致恃
尊罔忌矣恭候
命下載入例冊遵行所有本年秋審冊內浙江省僧人静
岑故殺胞弟圖賴一案業經改擬斬罪本日奉

旨尋勾外其江西郭義焙圖財謀死小功姪一案照例應
擬斬決查該省秋審于初四日卽届
勾到之期應將郭義焙改擬斬罪恭候
勾到嗣後如遇此等圖財謀殺卑幼之案卽照新定之
例擬斬立决合併聲明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奏
旨依議

附錄原案

刑部題會看得僧人靜峯致死胞弟周阿毛圖賴邢

直武等奪鉞毆死一案據浙江巡撫三寶䟽稱緣靜
峯籍隸東陽俗家周姓自幼披剃為僧乾隆三十四
年至嵊縣廻龍菴住持菴內田畝向係邢克仲邢球
佐邢俊章邢克貴等佃種因欠租未清於三十九年
十月內靜峯控縣飭追并欲退佃邢克仲子姪邢直
武邢直華邢直望懷忿途遇靜峯將其剝衣毆打四
十年三月十四日經菴鄰過繼文等處令邢克仲等
出錢十五千以補歷年租欠給靜峯覓菴另住靜峯
允從錢奇洞橋菴僧玉林赴縣具息靜峯於二十

日向曾玉林取錢五千償還欠債餘錢十千於二十二日傍晚同胞弟周阿毛又至玉林菴內將錢挑回存放素好之毛小丫頭家擋及邢直武等剝衣毆辱又見周阿毛癡呆無用起意將周阿毛致死圖賴當邀毛小丫頭到菴同飲見周阿毛酒醉謊稱同往長樂鎮潛菴暫住靜峯將磁片藏帶在身思欲自己假裝被毆傷痕并帶扁担棍爲挑錢被奪遺下之物行至中途令周阿毛先行將致死周阿毛圖賴情由告知毛小丫頭令其夥同下手毛小丫頭畏懼托故逃

回靜峯與周阿毛行至西王橋河灘周阿毛在前靜
峯尾後將扁挑撩棄路旁呌喊周阿毛轉身靜峯趕
上即拳毆周阿毛左眼仰跌倒地擦傷脊背隨用右
手揢住周阿毛咽喉右膝壓住臍肚下立時殞命靜
峯自將碗片劃傷額顱臥于灘上二十三早地保錢
永順經過見屍查詢靜峯揑稱被邢直武等奪錢毆
斃靜峯又與伊兄周四開赶至亦揑前情向訴周四
開信以爲實具呈報縣經該縣詣驗究出實情審供
不諱究無同謀加功之人查靜峯雖已出家爲僧其

本身親屬有犯仍應按照服制定擬係謀殺者依故殺法僧靜峯合依故殺期親弟妹照故殺大功弟妹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僧靜峯合依故殺期親弟妹照故殺大功弟妹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奉

旨僧靜峯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刑部題會看得龍泉縣民郭義焙謀財致死郭丫頭仔一案據江西巡撫海成疏稱緣郭義焙與郭義煓同祖大功兄弟鄰屋居住郭義煓有子名郭丫頭仔

年甫六歲頸上常帶銀項圈鎖一把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午後郭義焙因身上寒冷無錢贖衣見郭丫頭仔頸上帶有銀項圈鎖遂欲扭鎖換錢取贖即至郭義煓家適郭義煓外出郭丫頭仔同母王氏俱在堂屋郭義焙隨誘喚郭丫頭仔至伊園地挖取蘿蔔與食因園係廠地恐有人見未便動手扭鎖復誘郭丫頭仔同至村旁郭文明廁屋內郭丫頭仔在坑西橫木上坐食蘿蔔郭義焙向其討鎖郭丫頭仔不肯郭義焙卽用右手揑傷郭丫頭仔左領頦揑

住鎖圈用力將鎖頭扭脫連圈一齊取下郭丫頭仔哭喊欲跑詎郭義焙一時起意致死滅口卽用右手向其胸膛一推郭丫頭仔仰跌糞坑擦傷左額角左太陽淹溺斃命郭義焙携鎖赴蕭信從銀匠舖鎔傾換錢花用經屍父郭義𬊤在于廁坑撈獲屍身報縣獲犯審供不諱查律載謀殺人因而得財者同强盜論本宗尊長行强盜若有殺傷者以殺傷卑幼本律論各等語今郭義焙係已死郭丫頭仔小功堂叔郭義焙合依尊長謀殺本宗卑幼已殺者依故殺法故

殺小功堂姪者絞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郭義焙合依尊長謀殺本宗卑幼已殺者依故殺法故殺小功堂姪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乾隆四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奉

旨郭義焙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殺小功堂姪者依律擬絞監候因具　題前來應

如該撫所題將[illegible]合依尊長故殺本宗卑幼已殺

旨依故殺法故殺小功堂姪者依律擬絞監候秋後

處決乾隆四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奉

旨部議准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胞叔到家毆打回毆一下跑避叔自逞忿斃命

部駁改科傷罪孫毀祖屍擬

刑部題會看得歙縣方啟和與方仁實爭毆後踹桶猝中身死方灶毛將屍裝傷匾害一案先據安徽巡撫閔 疏稱緣方灶毛方灶受方灶祿均係方啟和之孫方仁實方仁善方仁遠係方啟和胞姪方啟和祖孫與方仁實兄弟平日均無嫌隙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十九日方仁善價買張添受椿樹一株背至伊弟方仁實家劈片盛貯欲爲香料二十三日方灶祿

因伊山失去椿樹一株見方仁實家劈碎樹片疑爲伊山之樹與兄方灶受同至方仁實家搬回方仁善以價買之樹無端被搬不甘攜取扁担方仁遠携帶廢叉方仁實徒手先後赴往索討方灶受等不肯給還方仁善卽以扁担向毆方灶受接過扁担打傷方仁善顖門連額角昏跌倒地方仁遠亦以廢叉戳傷方灶滌額角方灶受上前帮助方仁遠舉叉向戳被方灶受用扁担格開將叉頭打折卽順勢打傷方仁遠左臂方仁遠復以叉柄向毆又被方灶受格開將

扁担戳傷方仁遠左肋倒地方仁實見伊兄弟皆被打倒畏懼不敢上前適有方啟惠往勸令方仁實將方仁善背回自扶方仁遠回歸時方灶祿因被叉傷先回訴知伊祖方啟和方啟和以椿樹被砍孫又負傷一時忿怒亦拄拐杖往方仁實家尋毆方仁實看見方啟和忿怒而來即將大門關閉方啟和從邊門進內打毀鍋甕并以拐杖毆打方仁實兩下方仁實欲往外跑避恐被方啟和拉住遂以左掌毆打方啟和右臂一下乘勢開門跑逸方啟和被毆愈怒追出

門外嚷罵并欲毆打因方仁實跑遠無從洩忿隨將門前木桶扳翻用足踹破詎方啟和年老忿激用力過猛兼被桶箍絆足向左失跌倒地擦傷左臂并歪傷左足猝中身死當有方仁護在場目擊比方灶毛兄弟聞知前往看視疑為方仁實等毆斃方灶毛在彼看屍方灶祿等赴縣呈控詎方灶毛因查知伊祖係踹桶失跌猝中身死又見身無致命重傷恐伊弟控告坐誣遂起意裝傷即於是夜密令工人呂桃在路看人方灶毛以竹簽斜戳伊祖屍身左肐肘并捨

石打傷右臂骨斷又連擊右肋三下碎骨四根屍左
腿未直用手上扳致骨脫爭經縣驗出生前死後各
傷究出前情通詳由府司招解臣復提証佐各犯反
覆研鞫方啟和之死實係于爭毆後踹桶洩忿致跌
斃命其方啟和肋骨等傷實係方灶毛死後裝點眾
供確鑿似無疑義查方仁實因被親伯方啟和毆打
輒敢回手還打臂膊跑逸以致方啟和趕毆不能洩
忿因而踹毀其桶失跌斃命與逼迫尊長致死相同
未便僅照毆傷伯叔科罪將方仁實照逼迫期親尊

 臣毆期親尊長

長致死律擬絞監候方灶毛依棄毀祖父母死屍律擬斬監候均照例刺字方灶受等擬以徒杖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核覆將方灶毛照該撫所擬依棄毀祖父母死屍律擬斬監候方灶受呂桃等擬以徒杖至方仁實因方啟和之孫方灶祿將伊兄方仁善價買椿樹誣指為竊致相爭鬧方仁實徒手向理並未助毆追方啟和祖孫忿怒尋至方仁實家內打毀鍋甕並以拐杖向方仁實疊毆方仁實用掌還毆乘勢跑避方啟和忿怒不已隨將木桶板翻用足踹破因

年老忿激用力過猛兼被桶箍絆足側跌致斃是方啟和之死實由自行逞忿踹桶絆跌所致與被逼無奈情急自盡者不同該撫既將方啟和失跌致斃情由審明又將方仁實照逼迫期親尊長致死律擬以繯首情罪未爲允協應令另行悉心研鞫如果方仁實別有逼迫情節即于疏內詳敘明確如僅用掌還毆自有毆傷期親尊長本律未便遽照逼迫致死之條定擬應俟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提犯悉心研鞫據該犯等堅供實

因方啟和手執拐杖至方仁實家先將鍋甕擊碎復用拐杖毆打方仁實兩下方仁實情急圖脫恐被拉住當以左手拳毆打方啟和右臂膊一下即乘勢開門而逸方啟和趕至門外尋毆因方仁實已經躲避無處洩忿隨將門外木桶扳倒踹碎不料桶箍絆脚以致失跌登時昏暈身死等語詰究至再訊無逼迫別情應遵照部駁將方仁實改照卑幼毆期親尊屬流二千里律杖一百流二千里至配所折責安置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方仁實應改照卑幼

毆傷期親尊屬杖一百流二千里律杖一百流二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該撫既稱案內方灶毛等應擬各罪業經接准部覆先行完結在案毋庸再議等語應毋庸議再該撫疏稱從前錯擬方仁實絞罪係因臣誤執偏見指例駁改實屬舛錯相應請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至前次審轉之按察使並各府縣原擬方仁實流罪本無錯誤應請免議等語應將承問失入之安徽巡撫閔鶚元照原擬斬絞部駁改為軍流降一級調用例降一級調用任內有革職留任

又革任註册無級可降應行革任乾隆四十四年十

月二十八日奉

旨閔鶚元著從寛免其革任仍註册餘依議欽此

同父毆期親尊長至死父毆傷重子毆傷輕止
科傷罪
刑部會同九卿會議得襄陽縣解審敖善富與子敖
大高毆戳胞弟敖善榮身死一案先據湖北巡撫鄭
疏稱緣敖善榮係敖善富胞弟敖大高胞叔素好
無嫌分居遠隔十餘里敖善富屋西有地三十餘畝
與敖善榮均分中蓄草埂為界東係敖善富耕種西
係敖善榮耕種管業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四日五
更時分敖善榮携帶鐵鍤防身偕子敖繼祖趕牛赴

敖善富屋旁犁地敖繼祖因牛性強烈不能勒住犁過界址敖大高瞥見疑係有意過界斥其不應越佔敖繼祖好言剖辯敖善榮輒言越佔何懼敖善富卽與敖善榮口角敖善榮遂將鐵鍬向戳敖善富閃過適敖善富之妻敖陶氏攏護被鐵鍬戳傷頂心偏左倒地敖大高救護情急順取屋旁木棍格救致傷敖善榮左肐肘敖善富遂取稻場荆叉斥詈敖善榮無禮不應毆傷兄嫂敖善榮轉向敖大高左邊欲戳敖善富隨舉荆叉格住敖大高恐父被毆卽舉木棍打

落鐵錨致傷敖善榮右肐肘連木棍落地敖善富用
拼父順勢一戳因又有四齒長短不齊致傷敖善榮
頂心偏右及顖門偏左偏右三處敖善榮之子敖繼
祖持木鞭赶護敖大高奪鞭毆敖繼祖左脚腕因其
辱罵又用鞭毆繼祖頂心偏右腦後倒地當即扒起
跑回比敖善榮欲檢鐵錨敖善富先搶在手丢棄拼
父與敖善榮兩相奪扯致錨尖中傷敖善榮左右腌
腆敖善榮負痛釋手復又撲攏奪錨敖善富向下斜
戳致傷敖善榮右臁肕及左脚裏踝敖善榮隨轉身

欲檢木棍敖善富將錨戳傷敖善榮髮際倒地敖繼祖歸告其母何氏投同甲鄰往視當擾敖善榮至敖善富屋內即于是夜因傷殞命報縣驗訊通詳飭審屢審供認不諱查敖善榮係敖大高胞叔毆傷敖善榮兩肐肘俱不致命其父敖善富疊戳敖善榮多傷內有頂心偏右顖門左右等傷俱係致命之處應以敖善富擬抵敖善富依毆期親服弟致死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已在司監病故應毋庸議敖大高除毆傷堂弟敖繼祖輕罪不議外依姪毆期親叔致死律擬

斬立决等因具　題經刑部等衙門照擬核覆奏
旨九卿議奏欽此查律載弟毆胞兄傷者杖一百徒三年姪毆伯叔父加兄姊罪一等死者不分首從皆斬等語此案敖大高因見胞叔敖善榮持錨向戳伊父經伊母上前攏救至被戳傷倒地勢在危急該犯情切救護持棍格傷敖善榮左右肐肘兩處迨伊父敖善富與敖善榮奪錨互毆將敖善榮戳傷頂心等處殞命查敖大高見母被戳用棍格傷敖善榮左右肐肘兩處俱非致命重傷敖善榮原因敖善富登戳致命

頂心等處致斃從前因該撫因律有姪毆胞叔至死不分首從之文定擬斬决具　題原屬從嚴辦理是以刑部等衙門于核覆時照情輕之例夾簽聲明今

蒙

諭旨令臣等會同議奏隨經刑部詳查乾隆四十一年五月議覆直隷總督周　題李誠毆死胞弟李忠案內李羊兒助父棍毆期親服叔李忠傷輕不致斃命郎依毆傷伯叔父母加毆兄姊罪一等律流二千里

題結在案今敖大高救護其母致傷其叔既非無故

逞兇干犯尊長且敖善柴實因敖善富戳傷致命頂心等處致斃並非死于敖大高所毆肐肘兩傷臣等核與李羊兒護父毆傷胞叔李忠之處情罪相符應將敖大高照李羊兒之案減爲杖一百流二千里餘仍照刑部等衙門原議完結再此本係刑部主稿合併聲明等因

夾簽謹

奏查卑幼毆期親尊長至死律載不分首從皆斬惟尊長爲首卑幼爲從者除謀故殺加功之卑幼仍俱照

律定擬外如係聽從父命僅止預毆並無致命重傷者止科毆傷尊長本罪律文內雖未明晰分疏臣部向來遇有此種案件總照此議辦理有案此案敖大高因護母共毆期親服叔敖善榮棍格肐肘並非致命重傷敖善榮實係伊父敖善富毆戳致命頂心顖門等處致死此卽係尊長爲首卑幼爲從所毆傷輕例應擬流之案該省原題未經分晰説照卑幼毆死期親尊長不分首從皆斬之律將敖大高擬以斬決臣部核覆時止因其護母情輕夾簽聲請未曾詳查

成案更正減流伍屬臣部辦理錯誤今遵
旨九卿會擬臣等憶道成案詳查明確業于本內會同定
議減流具
題外所有臣等初次未經看出更正應請
旨交部議處至臣部承辦此案司員並未詳查例案回堂
改正咎實難辭亦應交部照例議處並請通行直省
嗣後遇有此等案件畫一辦理以免參差等因乾隆
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旨依議所有刑部堂官及承辦司員着一併交部分別議

處欽此

卑幼共毆期親尊長身死情傷俱輕擬流同子

毆胞兄致死不分首從皆斬

刑部題會看得襄陽縣民敖善富與子敖大高毆戕胞弟敖善榮身死一案先據湖北巡撫鄭大進疏稱云云將敖大高照李羊兒之案減爲杖一百流二千里餘仍照刑部等衙門原議完結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奉

旨依議欽此嗣據湖南巡撫劉　咨稱查部文開載卑幼毆期親尊長至死律載不分首從皆斬惟尊長爲首

卑幼爲從者除謀故殺加功之卑幼仍俱照律定擬等語若非謀故殺加功似不在皆斬之律又載如係聽從父命僅止預毆並無致命重傷者止科毆傷尊長本罪等語似又係專指聽從父命者而言且查現在減流之故大高及李羊兒兩案一係救母一係護父若非救護情切又非聽從父命僅止預毆傷輕不致斃命尊長因別傷身死預毆之卑幼是否亦照此例止科毆傷尊長本罪至毆死期親尊長之案在塲同毆之人但係卑幼可否卽各照死傷本律分別定

罪不在不分首從之律例内尚未明晰指示倘稍有出入處分綦嚴事屬創始理合咨請部示以便遵循等因前來查律載弟妹毆兄姊傷者杖一百徒三年姪毆伯叔父加兄姊罪一等死者不分首從皆斬等語係在毆期親尊長律條之下言期親卑幼共毆尊長至死不分首從皆應斬决若尊長為首卑幼為從除謀故殺外其餘共毆之案果由卑幼毆傷致斃者卑幼自應擬以斬决若究明並非卑幼所毆之傷致死則卑幼止科傷罪即如叔與父毆其叔既已干犯

尊長係由其父毆傷致斃其子不過毆有輕傷按照
服制科其傷罪與律例案情兩皆允協本部向來核
議各省　題咨案件俱如此辦理所有敖善富同子
敖大高毆戳胞弟敖善榮身死一案據該撫疏稱敖
善榮實因敖善富戳傷致命頂心等處致斃並非死
于敖大高所毆肐肘兩傷是敖大高一犯正與直隸
省李羊兒預毆胞叔李忠傷輕之案相同自應依律
擬流亦不第因其救護情切聽從父命也本部于上
年遵

旨會同九卿議覆時即查明更正並奏請通行各直省畫
一辦理在案問刑衙門遇有此等案情惟當推原律
意查照成案定擬罪名自無錯誤至於案情百出輕
重各殊勢難懸揣預定設有父子理曲情兇其父既
爲故殺其子復助惡加功者該撫即當隨案酌核情
節悉心妥擬以懲干犯更不得稍存拘泥之見復以
救護爲詞致滋寬縱也該撫又稱毆死期親尊長之
案在塲同毆之人俱係卑幼可否即各照死傷本律
分別定罪不在不分首從之律事屬創始請示遵循

等語查期親卑幼共毆期親尊長致死正合律內所稱不分首從皆斬之條若仍各按死傷本律定罪其何以重服制而懲犯尊之卑幼本部從前議駁湖南巡撫楊　題尹黃文同子尹鳴高毆傷胞兄尹虎文身死一案以尹黃文係弟毆胞兄尹鳴高係姪毆胞伯兩人均分屬期親卑幼共毆尊長致斃按律自應皆斬乃該撫將尹黃文擬以斬決尹鳴高擬流二千里殊屬不合駁飭改擬在案又湖北巡撫陳　題何文亮同子何與毆傷胞兄何文魁身死一案亦係期

親卑幼共毆尊長致死該撫又以何文魁致死之傷
係何與所毆將何與依姪毆胞伯致死律擬以斬決
將何文亮依弟毆胞兄傷者擬徒經本部將何文亮
改擬斬決具　題奉
旨刑部所改甚是該撫審擬時豈不知律有毆死期親尊
長不分首從之條乃於何與則照毆死律擬抵何文
亮僅照毆傷律擬徒一事兩引實屬舛謬著該撫明
白回奏等因欽此欽遵亦在案此皆本部議駁改正
楚省題本奉有
旨　毆期親尊長

諭旨飭遵並非事屬創見豈得牽引尊長爲首卑幼爲從
或他人爲首卑幼爲從之案一概而論事關倫常法
紀該撫應飭司轉飭所屬隨案酌核妥擬毋致罪名
出入恐外省問刑衙門尚有似此誤會之處並應通
行各省督撫各飭所屬一體遵照可也

卑幼並無觸犯祇因不肯資助夙嫌將幼小弟
姪遷怒殺害洩忿照凡人謀故定擬
大學士公阿　等奏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初五日欽
奉
上諭嗣後凡遇尊長謀殺本家卑幼之案其應如何分別
案情定擬罪名之處着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悉心定
擬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明刑弼教懲兇殘而敦雍睦之至意臣等伏查律內
親屬殺傷各條如卑幼犯尊長服愈親其罪愈重遇

有謀故殺毆殺之案其擬斷罪名自斬監候至于凌遲處死若尊長戕害卑幼服制近則罪遞減律載謀殺卑幼依故殺法期親兄姊及伯叔姑若外祖父母致死卑幼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殺死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大功以下尊長毆卑幼各減凡鬬毆傷定擬至死者絞故殺亦止于絞此以服屬之尊卑長幼遠近分別罪名之輕重等差也至兄及伯叔因爭奪弟姪財產官職及平素不睦故行殺害者定例改為絞監候雖期親尊長不得依律擬流仍斷給財產一半與

被殺之家屬養贍又故殺期親弟姪亦照故殺大功
弟姪律均擬絞候此則準情定例較原律爲加詳覈
于乾隆四十一年刑部題覆江西省郭義賠圖財謀
殺小功服姪郭了頭仔依律擬絞一案欽奉
諭旨以尊長圖財害命視卑幼如草芥攫其財而戕其命
豈可復引謀死卑幼之條勅部另行定擬等因遵照
定議除有服尊長尋常謀故殺卑幼圖財圖賴他人
之案仍依服制科斷外如係謀財害命强盜放火殺
人及圖姦謀殺等案俱照平人一例辦理不得復依

服制寬減等因　奏明載入例冊遵行在案而于尊
長挾嫌遷怒謀殺卑幼年歲幼小之案尚未明示區
別是以仍照各本例定擬統于秋審時詳核案情分
別情實緩决辦理伏思尊長致死卑幼如因索借資
財及相待刻薄起釁在親屬有共財之義如果卑幼
坐擁豐厚膜視尊長不加周卹或有薄待干犯各情
因而致斃尚可以本由忿激為言至若童稚無知之
弟姪並無前項違忤情節祇因其父母兄伯叔不行
資助及相待刻薄輙挾嫌遷怒借恃尊長名分肆意

凌虐慘毒斃命是死 者年幼無辜該犯殘忍無倫實
屬恩義斷絕誠如
聖諭即應以凡論不得直援尊長之例臣等公同悉心酌
議應請嗣後凡有尊長殺死卑幼之案如卑幼並無
觸犯情節祗因其父兄伯叔平日不肯資助及相待
刻薄挾有夙嫌將其無辜幼小弟姪遷怒遠行殺害
圖洩私忿在十二歲以下者悉照凡人謀故殺本律
擬斬監候不得復依服制科斷其被殺之卑幼年已
長成知識已開曾有觸犯別情並其餘尋常謀故殺
□之毆期親尊長

卑幼之案仍照舊例辦理庶情法益昭平允而恃尊
殘殺之徒亦知儆戒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恭候
命下載入例冊並通行各省一體遵行所有本年山西省
秋審冊內余人全孫式漠二起刑部遵照新定之例
改擬罪名進　呈恭候
勾到爲此謹　奏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七日奉
旨

尊長圖謀財產條殺幼小弟姪例應情實如秋
審之期已過請 旨即行正法
刑部會議得四川總督鄂 疏稱緣王均
進同父異母兄弟並無嫌隙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二
十六日王均進之母董氏因伊夫在日欠有賬目欲
將田地出售還賬餘產與夫妾張氏均分張氏因生
有兩子欲作三股分派王均進在旁聽聞心不能甘
三月三十日董氏赴山工作王均進飲入醉鄉走至
堂屋瞥見王均連睡臥在牀憶及張氏分產之言起

意欲將王均連致死以便均分產業隨順取菜刀砍傷王均連項頸左王均連轉身啼哭王均進復砍傷其咽喉偏左張氏聞聲趨視王均進當即奔跑王均連旋亦殞命報縣驗詳屢審供認不諱恐有同謀之人嚴詰不移似無遁飾查王均進係王均連胞兄服屬期親將王均進依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兄及伯叔因爭奪弟姪財產故行殺害者擬絞監候仍斷給財產一半與被殺家屬養贍等語推原例意蓋以事因財產在尊長有挾私殘殺之情故

擬以絞抵雖期親尊長亦不得依律擬流而財産究
屬祖宗所遺在尊長混行爭奪故屬不合在卑幼毫
無退讓顧恤之情亦屬有乖名義故雖殺出有心亦
罪止繯首不與凡人同科也至若幼小無知弟姪並
無與該犯爭奪之情輒因圖佔財産無辜慘殺即屬
恩斷義絶自應欽遵
聖諭依凡人謀故殺本律定擬不得復援尊長之例此案
已死王均連係王均進同父異母之弟王均進因母
董氏欲將故夫餘産與夫妾張氏均分張氏因生有

兩子欲作三股分派該犯聽聞不甘適見張氏幼子四歲王均連在凳睡臥起意將王均連殺死以便均分產業隨取菜刀連砍致斃核其情節王均連年僅四齡童稺無知是該犯有圖產之心而死者無能與爭與卑幼互爭財産因而致斃者不同似此慘斃無辜幼弟自利之徒恩斷義絶應以凡人論王均進不應加該督撫所擬依兄爭奪弟財産故行殺害例擬絞監候應改依凡人謀殺人造意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犯係殺幼孩例應情實今該省秋審

之期已過應請

旨將王均進即行正法並通行各督撫問刑衙門如有似此尊長圖謀財產慘殺幼小弟姪之案俱照此畫一辦理該督疏稱王均進與王均連係屬一家毋庸斷給財產等語應令該督將該犯公產均歸張氏所生長子王均潮管業令其盡心奉養嫡生二母毋得稍有歧視該氏等亦毋庸各懷私意臣等合詞具

奏請

旨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旨王均進着即處斬餘依議

呈告忤逆除犯死罪外懇求發遣者即行發遣
情願枷責者照呈完結

刑部題會看得桃源縣民孫謀掌毆伊父孫尚友一案據江蘇巡撫楊魁疏稱緣孫謀係孫尚友親子素性忤逆曾于乾隆三十七年九月內經孫尚友稟縣枷責詎孫謀仍不悛改於四十一年四月間將伊父田房硬估以致孫尚友在外借住賣菜度活十月二十一日孫尚友之壻朱自有家追荐亡親邀請孫尚友孫謀并親鄰高二等至家喫齋孫謀外出未去朱

自有卽將飯菜各一碗送至孫謀家經孫謀之妻張
氏收下傍晚孫謀回家因飯菜僅止一碗怪其輕薄
卽遣還朱自有家出言詈罵孫尚友聽聞喊罵孫謀
卽拳毆孫尚友左腮頰並卽推跌朱自有上前拉勸
孫謀捺住朱自有頸項欲毆孫尚友爬起用手拉阻
孫謀卽將孫尚友右手第二指咬落半節孫尚友負
痛暈倒孫謀仍拉朱自有不放經高張戈子拉開孫
尚友報縣驗傷拘獲孫謀審供不諱孫謀除毆傷朱
自有輕罪不議外應依律擬斬立決先行刺字等因

具　題前來查律載子毆父母者斬決等語今孫謀掌毆伊父孫尙友左腮頰推跌倒地後又咬落手指半節實屬忤逆蔑倫應如該撫所題孫謀合依子毆父者斬律擬斬立決等因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奉

旨孫謀著卽處斬欽此又奉

上諭昨江蘇巡撫楊魁奏請將桃源縣民孫謀掌毆伊父孫尙友并咬落指節擬以斬決一疏已批法司核奏矣查閱本內孫尙友供伊子孫謀平日不孝屢次違

犯曾于三十九年九月稟縣枷責等語被時辦理殊屬非是該犯孫謀忤逆既經伊父稟縣即應嚴行懲治或發他省或發烟瘴使伊父得安居守業豈可僅以枷責從輕發落此等不孝之徒所謂下愚不移何得留于其家致日後釀成事端向來刑部辦理呈告忤逆之案皆按律科罪即從輕亦擬發遣此案孫尚友控告伊子時地方官若照此辦理何致尚留敗類在其回家肆行狂悖而孫尚友被咬未死設或因傷致斃竟有逆倫之事則其因一時姑息之心留此

梟獍使得肆毒于其父母於倫紀風化大有關繫所有從前辦理之府縣實屬疎縱至臬司刑名總滙巡撫察吏安民何得漫不經心若此著查明一併交部議處嗣後各省如此忤逆之案俱應坐以發遣著交刑部定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整飭倫常嚴鋤非種之至意除孫謀一案業經臣部照律核覆具　奏並行文吏部查取該省疎縱職名議　奏外查律載子孫毆祖父母父母者斬罵者絞違犯教令者杖一百各等語又乾隆四十一年廟白

旂滿洲西蒙額呈送伊子阿爾台不守本分日入醉
鄉口稱放火殺人種種妄爲一案經該都統審訊錄
供具 奏奉
旨西蒙額呈控阿爾台乃以父控子有何屈抑縱有屈抑
審明後反坐伊父之罪乎抑將伊父寬免耶若繼母
于伊父亡後呈控前妻之子研訊辦理尚屬可行如
以父控子而如此審訊殊爲過當嗣後如遇父控子
者卽照所控辦理不必審訊欽此欽遵在案蓋以父
子爲天性之親子職於百行之首故人子苟肆行忤

逆按律即予大辟其情節稍輕尚無毆詈逆跡者自應酌擬發遣惟僅止一時不聽教訓始引違犯教令之條擬杖發落向來臣部辦理呈告忤逆之案俱視其所犯輕重分別懲創其有雖非毆罵父母而素行忤逆者常擬以發遣俾不復留于其家免致益滋惡跡徵逆子所以安父母也惟外省辦理此等案件拘泥律文凡審無毆詈情節者往往止科違犯教令之罪誠如

聖諭因一時姑息之心留此梟獍使得肆毒于其父母於

倫紀風化大有關繫臣等悉心酌議嗣後祖父母父
母呈告忤逆之案除實犯毆詈依律辦理並繼母控
前妻之子亦遵
旨審訊辦理外其有父母呈控到官懇求發遣及屢次違
犯逆跡顯然者卽將伊子發烟瘴地方充軍若係旗
人發往黑龍江如此投畀遠方俾子道共知遵守於
倫常風教庶有裨益恭候
命下臣部載入例冊遵行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

誤抓傷翁腎囊身死照毆夫之父母殺者凌遲
處死

刑部題會看得吳橋縣民婦許張氏誤抓伊翁許成平腎囊身死一案先據直隸總督袁守侗奏稱緣許張氏係許成平之子許進才妻自幼童養爲媳完婚六載並無忤逆情事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有鄰婦管王氏向許張氏之姑許邢氏借用鐵鍬邢氏不允王氏復向張氏懇借張氏因情面難却私自借給迨後伊姑邢氏尋鍬無獲向張氏查問張氏因

係私借未敢實告答以不知即潛向管王氏討取王氏因尚欲使用未還迨二十五日傍晚許進才自外傭工回家許邢氏即將失少鉄鍬係張氏借人緣由向伊子許進才告知許進才即向伊妻張氏查問張氏因伊姑同在一處難以實告仍以不知答覆許進才隨赴街上出恭張氏亦在院坐歇許邢氏因伊媳狡詐不認心生氣忿當將許張氏棉被藏匿張氏進屋鋪炕不見棉被向伊姑詢問許邢氏答以有鍬即有棉被并將張氏詈罵張氏因管王氏借鍬不還致

伊受累隨出院假以竊鍬爲名混行叫駡適伊夫許
進才回家以張氏抵觸其母撑倒毆打致傷張氏左
眼胞右額角左腮脥等處張氏被毆情急手向上抓
冀圖掙起適伊翁許成平走至拉勸張氏誤抓許成
平腎囊被傷負痛聲喊蹲地許進才同母許邢氏將
伊父扶坐臺階詎許成平傷重側跌倒地磕傷右腮
挾殞命許進才欲將伊妻張氏致死經邢氏攔阻令
其送官究治而管王氏因借鍬釀命心生畏懼當將
鍬柄燒燬鍬頭藏于許成平後院糞內經許邢氏報

縣起獲鐵鍬訊供通詳提犯赴省屢審不諱查許張
氏雖訊非有心干犯伊翁實因黑暗之中誤抓致傷
身死但倫紀攸關自應按律定擬將許張氏依毆夫
之父母致死律凌遲處死等因具 奏經臣部衙門
查斷罪全以供情爲準案關倫紀尤當詳核事情眞
爲推究得實方足以成信讞此案許張氏抓傷伊翁
許成平致死之處如許張氏忤觸其姑傷斃其翁自
應按律辦理但查許張氏在院叫罵之時許進才將
其摔倒毆打伊翁許成平走至拉勸應將伊子拉開

則其媳自起何以不拉在上行毆之子而轉拉在下受毆之媳蹲貼其傍致被抓其腎囊且許成平定有喝阻聲息若許張氏躺地掙抓亦不應遽及伊翁腎囊處所況三月北方天氣尚在寒冷鄉人概穿厚棉布褲更不至抓成重傷即行致斃詳加體察顯係張氏與伊翁有不可解之忿激因而下此毒手即張氏所被毆傷眼胞額角等處傷痕焉知非伊翁褻狎不遂逞強行毆所致而其子許進才因事關伊父之醜自行承認再查張氏年甫二十許成平亦僅五十四

歲倘其中有曖昧情事許成平之妻與子顧惜顏面適有借鍬之事在死者之妻子得相容隱尚有可原而張氏致斃翁命之緣由所係甚重一涉顢頇致有死而莫白之寃豈可不推究得實以期於情真罪當再許邢氏如果因伊媳將鉄鍬私借隣婦起衅則事屬常情無難明白指斥甚或詈駡毆打亦在情理之中何必以匿被爲洩忿之計是許邢氏之藏匿棉被已似另有所爲且鄰婦私借鉄鍬張氏瞞姑私給致成吵閙何張氏往取鄰氏猶掯鍬不還亦斷無此種

情理以上情節該督均未詳細嚴究遽將許張氏擬
以極刑碍難率覆應令該督遴委賢員虛衷研審務
得確情妥擬具　奏到部再議等因奏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咨行該督去後續據該督袁　奏
稱緣許張氏自幼童養與許成平之子許進才爲妻
完婚六年許成平之妻那氏因伊媳張氏不能孝順
相待亦薄四十四年春間將伊子許進才同媳張氏
分開令其各自做飯仍同住一室許成平同子許進
才向係在外傭工至上年九月內許成平患病月餘

精力衰憊不能力作本年三月內許成平因天氣漸熱伊媳張氏同住一室多有不便囑令張氏另行借住張氏因鄰婦管王氏僅止婆媳二人可以借住當向借允遇晚往宿白日仍回家內自行炊爨如許進才回歸張氏仍即同住迨三月二十四日許邢氏因張氏私與伊之醃菜出言詈罵張氏不服頂撞邢氏即奔赴伊子傭工之蘇家庄欲令伊子許進才管教適許進才外出未遇而回邢氏出門時遇鄰婦管王氏向借鐵鍁邢氏因正在氣忿出言回覆管王氏復

向許張氏私借張氏因在伊家住宿情面難卻當卽借給至二十五日許邢氏因不見鉄鍬向張氏查問張氏捏稱不知卽私赴管王氏家討取王氏答以尙欲使用許邢氏亦卽踵至又向許張氏管王氏查詢許張氏仍均不承認至許進才曾經伊母往找于二十五日晩回家探視邢氏遂將張氏偷借鉄鍬之言向告許進才向張氏查問張氏因與伊姑同在一處難以實告仍以不知答覆許進才卽赴街上出菸張氏亦卽在院坐歇許邢氏嗔其不肯實告將張氏棉

被藏匿並行斥詈張氏亦以偷鍬為名混行叫罵許進才回家知係挺撞伊母即將張氏摔倒毆打伊父許成平上前彎身拉勸致被張氏誤抓腎囊聲喊蹲地扶救無及旋即殞命此許張氏因被夫毆打誤抓許成平腎囊實在起衅根由也至詰許成平即欲勸救自應先將許進才拉開不應轉拉張氏並許成平下體是否裸赤抑或尚穿棉衣褲之處據許邢氏等僉供本年三月中旬天氣甚熱已將棉褲換下迫三十外雖雨後稍寒亦不復穿棉褲是日許成平實係

上穿小棉襖下穿單衣褲並未裸體至許成平先曾在屋喝阻旋即出外拉勸係彎身立于張氏之右旋用手拉住伊子許進才肐肘並非先拉張氏等語質之許張氏亦自認情急誤抓屬實並無別情可指況許成平因伊媳張氏同住一室不便曾令張氏借宿鄰家平日翁媳之間並無苟且則許張氏之衅起借欲誤抓伊翁是亦情眞第恐許張氏因伊姑邢氏素日相待刻薄遷怒伊翁有心狠抓斃命反覆究詰實因急圖掙起手抓過重黑瞎之中並不知所抓是伊

翁腎囊而伊翁許成平又因病後衰憊腎囊爲致命之區適傷重致斃亦殊可信又詰許邢氏如果偵知許張氏將鍬私借不難明白指斥甚或詈罵毆打亦無不可何必以匿被爲洩忿之計卽鄰婦管王氏既因私借鉄鍬致成吵鬧亦斷無揹勒不還之理今據邢氏供稱心疑張氏將鍬私借屢次查問狡詐不認是以藏匿棉被使之不得安寢並欲令自行認出並非另有所爲卽鄰婦管王氏亦因鉄鍬借用未完欲再留用半日並非有意揹勒亦不慮及有爭毆釀命

之事各等語似亦鄉閭愚婦自以爲智巧者實在情
形以上各情節臣凜遵
聖諭並查照部駁悉心推究不特許邢氏堅稱實因私借
鉄鍬起衅即訊之許張氏並許張氏之父張效曾不
能供指別情質之當場目擊之傭佑管耀安亦代爲
剖白許成平素無不端之事並稱如果有起衅別情
伊嬸管王氏豈肯代認借鍬不還之罪研詰至再矢
口不移其爲許成平並無逼姦伊媳許張氏亦非拒
姦抓傷委無疑義將許張氏仍照前擬依毆夫之父

母致死律凌遲處死等因具　奏前來查律載妻毆夫之父母殺者凌遲處死等語今許張氏抓傷伊翁許成平腎囊身死之處既據該督覆審實因私借鉄鍬起衅許張氏被夫捽倒毆打伊翁許成平上前彎身在于許張氏之右側拉住伊子許進才胳肘並非先拉張氏黑暗之中張氏急圖掙起手抓過重並不知伊翁腎囊許成平身穿單褲以致適傷致斃並無別情應如該督所奏許張氏合依毆夫之父母殺者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茲該督奏稱許進才以張氏騙

忤其母是以摔倒毆打尚無不孝卑親情事應予免議傭婦管王氏因借鍬釀命復將鍬柄燒燬鍬頭藏匿情殊可惡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不准收贖以懲刁惡等語應如該督所奏完結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十八日奉

旨許張氏著即凌遲處死餘依議欽此

合許張氏者相應發遣為奴餘依議欽此

月十八日奉

又[illegible]誥應如該督所奏係乾隆四十六年閏五

匪[illegible]可照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不准收贖以懲

[illegible]王氏因惜[illegible]命復將[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打向無不孝[illegible]

情切救母及獨子留養務覈案情審酌至當

刑部題會看得文水縣民李治國扎傷石通身死一案先據山西巡撫巴延三疏稱緣李治國係石通嫁母高氏之子素無嫌隙乾隆三十八年高氏母子借住石通空房三十八年春間石通屢次催逼出房閏三月初十日李治國已租賃間壁房一間晌午正用刀裁紙糊窓尚未搬移石通復向高氏催逼出言不遜高氏氣忿用頭向撞倒地石通手拉高氏胳膊往外拖走致擦傷高氏左手腕胳後脊背高氏聲喊李

治國聽聞趨至喝令放手石通叫罵不休李治國恐伊母年老受傷一時情急用刀扎傷石通左腿石通仍不放手用脚向踢李治國閃開復用刀嚇扎致傷石通右後脇釋手倒地次早殞命報縣驗訊屢審供認不諱李治國係石通同母異父之弟並無服制應同凡論將李治國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李治國合依鬭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决該撫疏稱高氏傷已平復房亦出還應毋庸議等語應毋

肅議再該撫疏稱李治國實因伊母年老被石通拖
走受傷救護情切因而扎傷石通身死與援例兩請
之例相符相應聲明候
旨定奪等語查例載人命案內如有父母被人毆打實係
事在危急伊子救護情切因而毆死人者於疏內聲
明援例兩請候
旨定奪等語今李治國之母高氏年逾七旬因借住前夫
之子石通房屋被石通催逼出言不遜高氏因石通
係伊親生之子氣忿用頭撞跌倒地石通手拉高氏

胳膊往外拖走以致擦傷高氏左手腕腦後脊背等處皮破血出高氏聲喊伊子李治國聽聞趕至恐母年老受傷用刀嚇扎致傷石通右腿後脇越日殞命查與救護情切兩請之例相符相應照例聲明候

旨定奪俯蒙

聖恩准其減等臣部行文該撫將該犯李治國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追埋葬銀兩給付屍親收領至該撫聲明李治國之父止生該犯一子家無以次成丁將應侍緣由先行取結聲明之處應候

命下之日行令該撫照例辦理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奉

旨李治國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餘依議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內閣奉

上諭昨據刑部題覆巴延三審擬李治國扎傷石通致死一案以該犯救母情切援例兩請減等並聲明獨子家無次丁例得留養核其情節李治國因伊母高氏被同母異父之石通拉走擦傷手腕脊背李治國恐母年老傷重用刀嚇扎以致石通殞命實係救母情

急已照議減等發落矣例載救親情切一條原因父母被人毆打勢在危急伊子聞聲救護實有迫不得已之情狀因致傷人其情實有可原是以向例准於疏內聲明兩請候旨若其父母與人尋衅鬬毆其子踵至從而加功致斃人命是父子逞兇共毆並非情殷救護豈可不嚴審實情照律論抵若復巧為援引開脫竟使濟惡重犯幸逃法網何以昭赦法之平又獨子留養一條定例必先查核死者並非獨子而兇犯實在家無次丁方准聲請然亦須核其情節本輕

又毫無別故者始可照例援請至其中案情稍重雖經聲請不准留養者經朕以此尚非謀故重情常赦不原會降旨俟其拘繫經年馴其桀驁之氣量爲末減亦不必於定案時將命案正犯遽行開釋是於明愼用刑之中更寓法外施仁之意第恐愚民無知恃有留養之例凡係獨子動輙輕身鬬狠易罹法網是隨案辦理留養非惟無益而且害之與其急於縱釋而民輕犯法何如稍加愼重之轉得矜全乎嗣後內外問刑衙門遇此兩項案情雖實務確覈罪由審酌

至當妥協辦理毋得意存姑息以副明允協中之意

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情切救父誤傷胞叔奉　旨量爲末減滿徒

遇此等案夾簽聲明

刑部題會看得唐縣民于添位主使伊子于熱兒并于二造等毆傷胞兄于添金身死一案據直督周元理疏稱云云等語均應如該督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奉

旨刑部議覆直隸總督周元理審擬于添位主使伊子于熱兒等毆死胞兄于添金依律問擬一本于添位子熱兒均著即處斬至于添金之子于瑞擬照姪毆伯

叔傷杖一百流二千里之處雖係按律辦理但細核
案情于瑞聞父被毆業經垂死因用木棍毆打於黑
暗之中致傷伊叔實屬情切救父且于添位主使子
弟毆死胞兄本屬應得重罪之人是于瑞與尋常姪
毆伯叔不同自可量從末減著交刑部另行定擬具
奏餘依議欽此欽遵除當即行文直督欽遵
諭旨將于添位于懃兒正法外臣等查于瑞之父于添金
被于添位等按地毆打伊母郭氏上前救護亦被毆
傷情急聲喊于瑞聽聞趨至見父被毆情急救護即

取伊母所持木棍向前混毆黑暗之中看視不明打
傷于添位左眼角連眉梢于添位負痛聲喊于瑞知
係誤傷胞叔當即畏懼歇手核其情節誠如
聖諭實屬情切救父與尋常姪毆伯叔者不同按律擬流
情稍可憫應將于瑞於姪毆叔傷杖一百流二千里
上量予末減改為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
板嗣後遇有此等案情臣部夾簽聲明等因乾隆四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